

# 風 蕉



## 本期要目

現代法國文壇

王江譯

奇異的一夜

原上草

良心

山芭仔

失

馬漢

宇宙的迴响

李旺開

離情的波瀾

夢平

咬牙籤的人

黃戈二

在走向海的路上

林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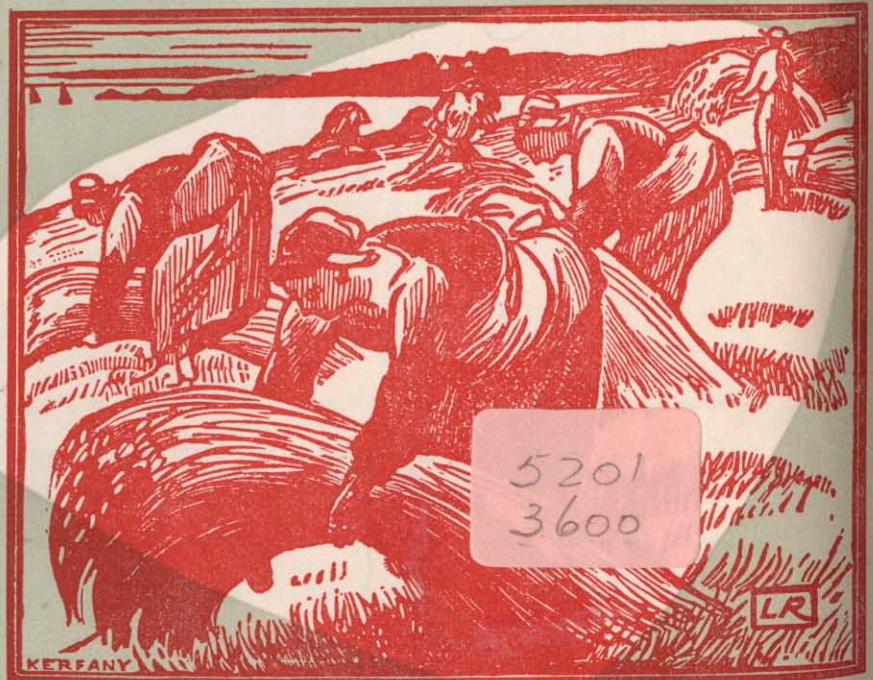
雲的影踪

夏弦

每份三角  
中篇文叢不收另費

142

一九六四年八月出版







# 本刊下期革新

定價：五角      篇幅：七十六頁

## 一流作家    一流作品

### 內容一斑

#### 要目

自然與詩人	囊中物	中年的感喟	大姑和二姑	賭	借來的理論與技巧	避風港	太陽下	百合花	郁達夫別傳	夜的排遣	心園將蕪	英國文學漫談	巴黎旅館的一夜	過橋	水滸人物散論	自傳	湖上仙子	憂鬱	翠韻	外外集	冬季機場	十月與六月	薩林格的「法蘭妮與蘇益」	野火	序	海明威與威士忌	哭罷，蠢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陳紹鵬	錢歌川	徐速	李輝英	王敬義	劉以鬯	郭嗣汾	孟瑤	墨人	溫梓川	黃潤岳	李素	思果	奧慕妮	賽珍珠	岳蕤	李金髮	楊彥譯	瘴弦	張默	洛夫	葉珊	奧亨利	伏名	斌子	周鼎	列登納	沈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各種專欄 ◎

載	連	篇	長	說	小	篇	中
介	評	作	佳	論	理	學	文
	信	書	家		象	印	家
驗	經	作	創	學	文	記	傳

## 內容豐富 · 文章精彩



## 現代法國文壇

R. Kantlers 原著  
王江 譯

文藝在法國佔極重要的地位，不只在中小學是必修的主要科目，就是在離南學校之後，極多法國人繼續以閱讀文學作品爲他一生的消遣。據最近的統計，法國成年人繼續閱讀文藝作品者佔百分之六十二，英國佔百分之四十五，美國只佔百分之三十八。在法國每年銷一萬萬六千萬冊書本，平均每人每月閱讀兩本書。這種閱讀興趣由着好幾種極重要但出版數量並不大（一萬至二萬冊）的月刊，以及幾種銷路極廣的週刊所支持並發展。某些時期，在十一月間，正當文藝獎金——如貢果（Goncourt）及肋諧鐸（Renaudot）——頒發的時間，法國人對文藝的興趣特別高，報紙紛紛長篇大論刊登介紹得獎作品及作者。

文藝作品中最受讀者歡迎的是小說。小說家和批評家都在擔心小說的變化、恐慌和前途。但事實上小說證明自己的存在好似提奧日納證明動作一樣：向前走。競爭各項文藝獎金的結果，是刺激了不少好作品。

在寫小說的技術方面看，法國小說的正統寫法是敘述體，早已由十九世紀的大作家如巴爾扎克（Balzac）、斯登達（Stendhal）和福羅貝爾（Flaubert）等所規定，這和同時期英俄各國的小說大同小異，日日月月長成爲單調平淡，形成機械化了。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法國作家力謀變化，創立新體裁。他們設法仿效大作家普羅斯德（Marcel Proust）、喬哀斯（James Joyce）、伯索斯（John Dos Passos）和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等的手法 and 例子。敘述不再依事實發生的前後程序，而設法依記憶中或心靈內的時間程序，或寫得使人有千頭萬緒的觀念。又喜用內心的獨語，數事的同時平行發展，故意顛倒事跡的次序，或過份的描寫內心深處的意念，或過份暴露性的描寫客觀事實。可能是由於普通讀者的並不太熱烈的反應，或由於這種特點的本身缺點：易於被人抄襲，總之，這種新潮流小說並不那麼成功，強說如此，但至少它強使傳統性的敘述方式變得更自由和寬鬆些。

最重要的變化，可能不在小說的外表，而在小說的內容。法國的小說，大體上講——至今猶是如此——首先是描寫心理的小說，其次是描寫社會現實的小說。但自三十年代以來，法國小說常在努力設法，越過普通的敘述方式。作者和讀者都不再描寫心理狀態——即使搜羅潛意識——爲滿足，設法要使小說成爲預言社會未來情形或人的將來的一種表達。安德肋·馬爾伏（André Malraux）寫道：「依我看來，小說是一種人類的悲劇而不是解釋個人行動的一種特殊的方式。」若小說家在人類生活的環境中，特別強調政治和社會的環境，他所寫的小說將是共產黨傾向或存在主義派的作品，若特別強調哲學及精神觀點，這將是天主教小說。

依着上述的解釋，法國的小說界有下列幾代。自克樂德（Paul Claudel）、紀德（André Gide）、都加（Roger Martin du Gard）去世後，今日文壇上的老大哥，都是些產於一八八五年度的人。他們在第一次大戰後，很成功地復興了法國文壇，這時代的作者有：奧郎（Pierre Mac Orlan）、杜亞美（Georges Cuhamel）、沙道納（Jacques Charcomne）、羅曼（Jules Romains）、莫理亞柯（Francis Mauriac）、莫樂亞（André Maurois）、高克督（Jean Cocteau）、蒙德朗（Henri de Montherlant）等，他們都是正統古典派，沒有染到上面談及的革新影響。穩健份子和長者還是喜歡看這些正統派作者的小說。自第二次大戰後，上面小說家中，好幾位又在新的範圍內發展他們的天才，莫樂亞給不少大作家寫很出色的傳記，蒙德朗寫劇本，莫理亞柯成爲一個文筆非凡銳鋒的新聞記者，他是法國文壇上最受受人敬愛的人物。

在比較年輕一些的小說家中，不少還是專事描寫心理狀態，或今日的社會風俗，其中開名的有維亞拉（Paul Valéry）和脫洛亞（Henri Troyat）。普通的讀者仍是喜歡傳統體型的小說，更年輕的一代中沿用此體而成名的有巴任（Hervé Cazin）、杜洪（Maurice Druon）、賽勃隆（Gilbert



Cesbron) 及沙龍 (Francoise Sagan)。

第二代的小說家都是生於一九〇〇年左右的人，他們在二十五年代及三十五年代開脫穎而出。其中兩位比較年者一些：生於一八九五年的吉諾 (Jean Giono) 及生於一八八八年的培納諾斯 (Georges Benanos)，但他們是在一九二六年開始寫作的。) 其他代表人物是格林 (Julien Green)，聖·愛蘇貝利 (Saint-Esquier)，有時死者比活者更有影響) 馬爾伏 (Bndre Malvaux) 及愛梅 (Marbel Ayme)。這是一個具有復興精神的時代：培納諾斯使描寫罪惡及道德 (莫里亞柯至今仍是在這點上發揮) 的宗教小說改變成聖寵、寬恕及得救的小說。吉諾由描寫鄉村的小說，先變成詩體的小說，繼而變成說教的小說，最後變成帶有斯登達情味的敘情小說；莫樂亞的小說描寫世界上一切的動態，社會政治動態亦不例外，他喜歡描寫法西斯時代及革命期內所發生的慘酷的流血事件。聖·愛蘇貝利也以世界動態為主題，但是他却站在另一觀點上，他喜歡描述人物體與大自然的抗力，這些大作者使我們默想瞻仰幾種引人向上的典型：聖人和英雄。培納諾斯和聖·愛蘇貝利已經作古，馬爾伏也結束了他小說家的生涯，而從事於著述有關「藝術的哲學」一門。但他們仍是年青讀者所最歡迎和愛戴的三位小說家。同樣的，格林和愛梅每有新小說出世，在文壇上必哄動一時。格林的小說是以帶有宗教性的心理描寫為主，但其中常雜有疏曠味道的幻想成份。愛梅喜歡寫諷刺小說，他的筆法雖是非凡幽默和苦辣，但他的觀察和立論都是非凡正確得當。

第三代小說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人，他們的小說內容是繼續用哲學來探究社會動態。這一代的領導人物是沙特 (Jean Paul Sartre) 鮑伏亞 (Simone de Beauvoir) 及卡繆 (Albert Camus)，最後一位於前年出事喪命。前二者主要的是哲學家甚至哲學家教授，寫小說以後的事。事實上，他們初期的作品倒是小說，以後的作品反不再是小說。沙特的主要作品是「嘔吐」和「牆」，鮑伏亞的代表作品是「被讀者」。這幾本小說確是足以令人嘔吐的極暴露粗直的描寫，但我們同時却無法不承認他們的誠實性，因為他們所討論的都是今天人所遇到的基本問題。自「異鄉人」至「跌倒」，卡繆的小說都是率直的述出類人的境况：雖然文字中有着不少認世界為不合理的理論，可是他的小說並不是百分之百的表達絕望和灰心。

除上述染有宗教思想或「存在主義」思想的小說家外，又有染有共產思想的小說家，他們也討論人生的問題，但他們對問題的解答，是一貫的共產想法。總之在今日法國小說界中，上述不同的思想，應有盡有：今天談起法國小說，人便會連想到顧底斯 (Jean-Louis Curtis) 尼彌愛 (Roger Nimier) 勃隆敦 (Antoine Blondin) 范依盎 (Roger Vailand) 勞勃·

基頁 (Alain Robbe-Grillet) 舒納特 (Marcel Schneider) 洛亞 (Julien Gracq) 格拉克 (Julien Gracq) 和蓋樂 (Jean Cayrol) 等。

詩通常總是不及小說普遍，這是正常的景况，各國都是如此。最近幾年來法國失了兩位詩壇巨星——保祿·瓦萊利 (Paul Valery) 和公教詩人保祿·格樂德 (Paul Claudel)。在兩次大戰期中，會有超實體派的崛起，但此派代表詩人保祿·愛路亞 (Paul Eluard) 已作古，安德肋·勃肋多 (Andre Breton) 改變路線，專研究詩的理論，此外，路易·亞拉頁 (Louis Aragon) 近來只寫容易的小詩。

我們可極簡括地說：今天兩位最有影響力的詩人是加肋·蘇貝維爾 (Jules Supervielle) 和去年諾貝爾文學獎金得主聖·瓊·波斯 (Saint-John Perse)：最受學者歡迎的詩人肋南·哈爾 (Rene Char)；最受羣衆歡迎的是傑克·潘萊凡 (Jacques Prevert)；以測探人心靈著名的詩人是蓋理·彌守 (Henri Michaux) 萊蒙·格諾 (Raymond Queneau) 和瓊·高克督 (Jean Cocteau) 是全才，他們的作品幾乎各種體裁都有，因此不少人把他們列為詩人，但這是一種錯誤。

較年輕一代的詩人爲數不少，我們非但無法一一加以分類介紹，甚至無法把他們的名字全部列出，我們在此只列舉若干較聞名者：傅冷 (Jean Follain) 馮培爾 (Maurice Fombeure) 格洛任 (Jean Grosjean) 鮑納福 (Yves Bonne foi) 路塞冷 (Jean Rousselet) 拉都杜本 (Patrice de La Tour du Pin) 受斯賞 (Luc Eslang) 龐頁 (Francis Ponge) 愛瑪努爾 (Pierre Emmanuel) 柴席肋 (Aime Cesaire) 等。詩不論在體裁或在內容方面都比較自由，因此變化無窮種類繁多，直至今日，自正統古典派演成之前的體裁，直至象徵派，超自然派，都還有人在摹習。這種自由主義的確使詩向各方面發展，多姿多采，美不勝收。

這個太簡單的叙述當然不可能是太正確，這是無法彌補的遺憾。我們所提及的許多作家中，有不少已經過世，法國文壇好似羣龍無首，但新的「代」已在崛起中，他們的特點是「審慎、嚴謹、誠實」，這是可喜的現象。文學在法國不只是一種消遣，而更是一種幫助啓發人深心的方法。在這混亂的時期，法國文學願意担負起維護人類良心的使命，這是正統古典派的精神，法國年青的一代正在用着不同的方法，繼續這種偉大的工作。



# 奇異的一夜



• 原上草 •

林小丁在外坡的叔父家裏作客。叔父的家離開市區不太遠，林小丁閒得無聊，也常到鬧市去觀光觀光。這天晚上他又自個兒悄悄溜到市內的遊樂場去看東西，直到興盡思返，一摸口袋時立刻皺起眉頭來。

「怎麼辦呢？只剩下兩角錢！搭車回去就要兩角半，偏偏少五分！」他懊惱地想。還不死心，再把上下口袋裏的零星碎物取出來，看看有沒有叮一聲跌出一個銀幣。

真的沒有，袋裏除了那二角錢僅有的存款。他開始咒罵自己糊塗，早先不該進那瘟館子去吃一碗雲吞麵，以為該付五角，那知討去六角，因一角之差把事情弄糟了。

「多帶一角錢不好？現在只好跑一段冤枉路！」他一面想，一面低下頭去滿地亂找，希望有那個救苦救難恰好掉了五分一角。地上只有紙屑和砂粒，林小丁瞪着眼，站在那裏只是發怔。

遊樂場中正當熱鬧，有許多脚步在他身旁踏來踏去，有些故意頓一頓，可是都沒有把林小丁驚動。他考慮怎樣才能回家，怎樣跑上一段路才能節省脚力。好像不會決定甚麼，肩膊忽覺給人按了一把，他聽見身旁爆起了一聲歡呼：「哈！小丁，是你呀！真想不到，真想不到！」

他急忙回頭，一個瘦長的青年人就要和他握手，另隻手在大力拍着他的肩頭。

林小丁從對方衣領上的花斑蝴蝶結看起，順序溜到腳底下的烏亮皮鞋尖，然後停在那張掛着金框眼鏡的長臉上。「這位先生沒喝醉吧？那裏來的交情呢？」他不自在的想。再仔細看看，似乎又有點面善，但總是記不起來。

那位先生一把握住他的手，只管開心的笑。林小丁迷迷糊糊的聽他說甚麼幾年不見，在鄉間好不好？何二叔的生意還開着嗎？聽了半天，他聽出一點兒頭緒，好像又怕弄錯似的退後一些，瞪着眼睛打量清楚些。

「老何！你嗎？啊哈！真她媽的，我以為是

誰？」林小丁想到不錯，心中老大的一場高興。「幾時到來的？一個人嗎？現在準備到那裏去？有空沒有？」老何一連串的發問，根本不讓對方回答就拉了向一邊走。「到那裏吃點東西去，我們來談談——幾年啦！嘿，嘿！」

林小丁給拖小偷一樣的帶到一家食館裏坐下。他的手不覺緊緊握着袋裏僅有的兩枚銀角，心裏嘀咕：「好呀！又吃？」老想站起身，可是給大何按下去。

「坐着吃嘛！吃着好談——你在鄉下究竟做些甚麼？」老何拍着他的肩膊，像是親熱，又像是防他逃走似的。

「還不是老樣子？」林小丁終於安靜下來。「割膠。」老何眼睛一瞪。「你還割膠？膠有甚麼好割？那是女人做的事，你——算啦！這些日子怎麼不到這裏來找我？我有的是機會！」

「這個……」林小丁沉吟着。「現在還不遲，你不要回去了！」

「不，多兩天我就走。」

「走？回到鄉下去看牛吃草？哈，哈……」老何笑了一會，又端正起臉色：「小丁，說真的，你我交朋友一場，無論如何我都應該幫忙你，這裏不便說，今晚到我家去再仔細商量商量。」

「上你的家去？」

「是呀！我有的是地方，十個小丁也不妨事。」林小丁很感到困難，今晚上不回去怕的是叔父一家聖念，回去又怕違逆了老友的好意。他用十二分謹慎的心情去衡量兩者的輕重，總覺得難分上下。



開很難看到電影，這個時候已經在床上做夢了是不是？」

林小丁沒有點頭，也沒有否認。事實上他明白對方瞭解鄉下的情形和他一樣多，他却瞭解城市的情形和對方的秘密。「真倖運！今天晚上能够碰到老何，好朋友！」他開心的想，開心的吃。

從戲院裏出來，老何請小丁上車，逕直駛到一個幽靜的地方停下來。林小丁探頭一看，已經到了一座好看的洋房門口。老何自己動手打開大門，擦亮廳子裏的燈，站在一旁招呼客人進來說：「這就是舍下，不成個樣子，嗯！」

林小丁貓兒一樣走進去，剛進門，風扇就在白得可愛的天花板上呼呼响，周圍的牆壁塗着柔和的色調，使人容易引起一種夢樣的感覺；左邊靠牆擺着一座小壁櫥，櫥頂有一個大瓷瓶，瓶裏插着幾枝鮮紅的塑膠花，在風扇下顯出點兒自然的生趣。幾口朝西的鐵窗，嫩紅色的窗帘已經給拉開，望過梅花形的窗格子，入眼就是點點滴滴的遠方燈火。林小丁貼着光滑的地面東一站，西一站，側起腦袋打量掛滿四壁的美女照。「真的神仙一樣！」他不清楚心裏在讚美這個環境還是甚麼。

老何嘴角掛着微笑，一勁的招呼他的遠方老友。並且隨手打開幾個房門，逐個介紹說：

「這是睡房，這是廚房，這是冲涼房——先冲個涼嗎？」

林小丁像沒有聽見，輕輕傍着一張長沙發椅坐下來，兩手先摸好位置，留心不發出音响。坐了一會，耳邊忽聽得冲涼房裏發出淙淙的水聲，他知道老何進去了。整個大廳只有他一個，於是他就放心去摸摸不知名堂的椅套，觸觸面前光滑如鏡的几面，用羨慕的眼光重新打量廳裏的陳設，然後由衷地嘆出一口氣：「呼！老何真有辦法，了不起！」

坐了一會，又想起身走動走動，他從這個壁

角踱到那個壁角，從天花板上望到滑不留脚的地面，似乎每一方寸地方都含有無限神秘，「好像只有四五十年光景吧？老何整個兒就不同了。」他回想起當初大家在鄉下的時候，眼前的老何甚麼都說不上，家裏窮，父親早去世，母親只得他一個乖孩子，溺愛到他長大時甚麼都不懂，只學得一身愛閒好懶的壞脾氣。後來老何目不再看他了，家裏沒有其他的親人，因此他很自由，却也辛苦，林小丁有時幫他一些忙，那是爲了同是鄰居，又是自小一同長大的關係。那一年，老何忽然神秘不見，人家說他做了壞事，村裏站不住脚，這樣就四五十年來沒有消息。四五十年後不想又在這裏碰見，老何已經是一個佩上眼鏡的甚麼貴人身份了。

「洋房、汽車……」林小丁肚裏數數，恍惚中覺得忽略了一件事：「他的太太呢？總之他應該結了婚！」

回頭看真緊掩着的冲涼房，他奇怪的想。但是從剛才進門時所得的印象，又好像屋子裏根本就沒有其他的人。他想不通，索性不想這個。一時間記起老何對他說的話，老何曾經勸他出來撈世界，只要他願意，機會是一百個不成問題。

「機會？對的，機會不可錯過才是！」他在沙發椅上坐好，試試翹起一隻腿。「老何的話很對！鄉下到底沒有出息，看他——嘿！這個人真够朋友！」林小丁越想越有味，兩手斜枕着後腦，整個人躺了下來，眼睛一掃，就釘住一幅靠大門上的美女照。那美女對他笑，他不笑，只是心裏有說不出的舒服。釘了一會，眼前有點朦朧的感覺，他揉揉眼睛，再看過去，甚麼時候人像彷彿忽然走了下來，而且就站在離他六七尺遠的地方。林小丁慌忙坐好，掩着嘴巴慢慢看，看出來的是一個很可愛的女郎，臉上紅一片，白一片，在燈光下頂着一堆高高的頭髮，整個嬌小的身子似乎爲了支持重量而一動不動。

相持了一會，女郎居然朝他走過來，並且面

對面坐下，打爾手提袋掏出點兒東西，然後隨手擱在茶几上，沒有事了，便對着冲涼房盛起兩道墨黑的眉毛。

林小丁想站起來，覺得不對；想搭腔，又不認識她；想看她，又不好意思。「真要命！是何太太嗎？」他拼命轉念頭，總覺得不對勁。「那麼這傢伙算是甚麼來路呢？」他轉過臉去咬手指，一面想。

「小丁，冲個涼吧！今天晚上的天氣……」老何終於出現了，可是剛剛在門口露出一個頭，立刻又縮進去。

「來生！」女郎像彈簧一樣跳起來，手臂向上一揮。

「安妮，你——唉！三更半夜你也來？」老何還是走出來，臉上擺出一副無可奈何的表情，斜斜瞥了她一眼。

「三更半夜難道就不能來嗎？」女郎的聲音好嬌細。「哦！你不高興與我來是不是？我偏偏來你又怎麼樣？要趕快走嗎？」

「不是這個意思，我是這樣說說，很好，很好！」老何往臥房裏就逃。

「很好？你爲甚麼時常躲避我？今天晚上我就找了三次！」女郎追進房裏去了。

林小丁看得發傻，「他們兩個算是甚麼關係？」他問自己，又看看那邊。他清清楚楚的聽見兩個人在房裏說話，那些話的內容他聽不懂，但聽了有點兒那個。他慢慢地不很開心，因爲他聽見老何像患了重傷風似的說：

「難道你看見了，外面來了一個朋友嗎？」

「那個山芭佬，你理了他就不理我了？」女郎問。

「唉！人家從遠地來……」

「我不管！我不管！甚麼遠地近地，不管！不管……」

「好，好，好……」



下去。

「那個女的真混蛋！」林小丁打心裏罵出來。沈吟一下，覺得滿不是滋味，但又無法可想，他裝作無事的踱近窗看風景。屋外的大路上有汽車馳來的聲浪，依稀聽見有人在附近下了車，脚步踏在地面就像敲着一塊冰，而且朝向這裏逐漸移過來。

「那個甚麼——安妮？老何和她是怎麼搞的？」林小丁不能放棄這個念頭，外面的事和他沒有關係。可是他不能不給門口一陣聲響所驚動，才看一眼，他就叫了苦：「哈！又來了一個！」來的是一個瘦個子的女人，年事看來已經跨過了青春時代，但卻極力扮成年輕的樣子：短短的頭髮，低低的胸領，窄窄的牛仔褲，還登着一雙高得危險的白皮面女鞋。林小丁自然想起灶間的火鉗，對着她點點頭，要問甚麼又沒開口。

來人顯得很緊張，這一張，那一個，眼裏沒有林小丁的存在。周遭都望過了，她開始放聲喊：「來生！來生！你在那裏呀！」

喊過一遍，她忽然呆一呆，接着一股勁地向小兒邊衝來，拿起安妮留下的手提袋端詳，湊近鼻子聞聞，立刻向地上一拋，連自己的那個一同落在地上都沒在意。

「來生！來生！」她向臥房衝過去。

「這樣又算是甚麼？」林小丁冷冷的看，走上幾步，撐着一張沙發椅。他看見老何耗子樣從房裏跳出來，迎着那把火鉗探兩歡迎的手臂，臉上的表情不知是哭還是笑。

「啊！是你嗎？真想不到，你不是說今天要到——要到板城的？」

「是呀！你想不到，當天我就趕回來了！」女的沒看他，只想向房裏走。

「但剛到，先到廳裏歇歇去！」老何不讓她經過。「來，來，我替你介紹，一個從遠地來的朋友——小丁！」

林小丁一個立正的姿勢，瞪大了眼睛。

可是，女的沒聽他，只想趕到房裏去。老何無論如何要攔在她的面前，不讓她通過。

「你想死嗎？」女的生了氣。

「進去做甚麼呢？進去做甚麼呢？唉！廳裏有朋友……」

「你走開！」

「我都說你……」

女的不再說話，幾乎用全身氣力向對方身上推擠，只是推不動，她伸手就抓對方的臉孔，兩個人於是扭在一起。

站得筆直的林小丁慌了手脚，一下跳前，一下跳後，還是作不了主意。他想不通到底甚麼回事：半夜三更一個女郎上門來談情，一把火鉗上門來打架！「老何這傢伙恐怕不是好東西！」他開始懷疑。似乎懷疑又有了根據，他不同情老何眼前的處境。不過打架究竟不好，何況他就在面前，偏偏又和老何是朋友！他堅定意志，無論如何不能眼晶晶的站着欣賞才對。

「嗯！嗯……」他沒有過去，因為兩個已經分開了；女的摸着臉頰，男的在地上找眼鏡。

「好！你竟敢打我？」女的裂開大嘴巴，又喊又哭。「你這個沒良心的！當初只怪我瞎了眼，一顆心對你，樣樣依你，你呀！竟敢動手打我？」

老何摸到眼鏡了，垂手立正，站在那裏像一尊佛。

「說呀！你這隻狗！以為我不知道？你在外面混女人，趁我不在帶進屋裏來，是不是？是不是？」

老何只在搓手，哀憐的眼光偶然射到林小丁臉上，立刻撇開去。

「奇怪！這個女人和老何是甚關係，這樣罵人？」林小丁低下頭思索，忽覺得人影一閃，那個女人竟然站在他身邊。

「先生，你評理看，他一向住的是我的，

吃的是我的，用的是我的，錢給他錢，當他老爺一樣的供養，他，他——竟敢動手打我！」她對着客人抹眼淚。

「這個，這個……」林小丁根本沒想到問題會落在他的頭上，腦袋一陣發暈。

「你說呀！難道你沒有看見，房子裏有一個女人？」

「嗯！嗯……」林小丁不知道怎麼說好。「我看你也不是好東西！」女的瞪了他一眼，一陣風樣又飄到原地。這次她對着房子嚷起來：「裏面的死臭貨還不爬出來嗎？等老娘看看你的臉皮有多厚！勾漢子？哼！敢作敢當，出來呀！不要以為躲起來就可以了！」

房子裏一陣响，安妮出現了，那張看去就討人歡喜的臉孔像塗上一層蠟，又平板，又冰冷。她向老何走過來，不說話，兩顆眼珠射出異樣的光輝，看定老何的臉頰狠命就一巴掌，然後尖聲嚷起來：「你這個大騙子！一直騙得我好好！現在才知道——你這個無賴，我上了你的當！」嚷一遍，還想動手，不知怎麼一轉念，忽把裙角一掀，對着大門兩步走。

「怎麼，你還動手打人？」那個火鉗樣的女人一開始就估量對方的身手，這下一把攔住了去路，由頭到腳打量她一番。「你走？走得了嗎？不要臉的死臭，打死你！」

可是別人只輕輕一推，她的腳下一偏，陀螺一樣打了個轉，仰面跌在地上，爬起來已經看不見人。

「走了？走了？」她趕上幾步，站在林小丁面前。「你不是死人，怎麼不攔住她呀！讓她走？你，你，你……」

林小丁別過頭去。他很怕這個女人，又覺得她非常可笑。怕是看她的激動，好笑着聽她怪得不近情理。他不睬她。

（下轉封底）



# 良知

山芭仔



今晚，珍妮顯得特別美麗。她着雪白的裙裾，十字金牌安詳地安息在胸前，瓜子臉煥發着容光，眸子的目光活躍的溜動，嘴角輕輕地發笑，雙頰露出兩隻滾圓滾圓的酒渦。

她一出現大廳門口，舞會上所有的人都在注視着她，尤其是「癩蝦蟆」的成員們：肥豬伸長頸項、伸長豬嘴和金魚眼；湯申圍在亞麗絲腰支上的手漸漸鬆弛了，張開口，口水從嘴角溜下；東尼却只注視着他們「癩蝦蟆」的領袖約翰。

是約翰帶她來的。當他們走過東尼面前時，約翰故意挽着珍妮的手臂。珍妮的臉頰時緋紅了，那雙眼簾垂下，但嘴角的笑容却保持着。

約翰拍一拍東尼的肩膊一下，使個眼色，愉快地笑着，走到預定的桌前，拉了一張椅子讓珍妮坐下，自己跟着坐下。

東尼不出一聲，緊緊的瞪着他們兩個。

約翰俯頭在珍妮耳畔，不知說了什麼，珍妮銀玲般的笑了。忽感到引起他桌的人們注意，連忙低頭

垂着眼簾，雙手安放在膝上。東尼的嘴唇一陣痙攣，迅速地抽開視線。

肥豬正津津有味地談着他訂婚時的所作所為：「於是我玩够了，就一脚把她踢開。」大笑起來，兩團頰肉把眼睛擠成一條縫。

同桌的湯申、亞麗絲朱麗葉和露絲都笑了。

「噯呀，這樣衰！」朱麗葉一手打在肥豬的身上，嘴唇裂開，上唇暫把門牙蓋住了。

肥豬得意還手，一手碰觸她的胸部，兩人都笑了。

湯申不知幾時偷偷地吻了一下亞麗絲的臉頰。

露絲在東尼的手肘上捏了一把，不滿地撒嬌：「唔——，東尼，你不睬人的。」

他東尼扶着她的腰，說：「是個慢狐步，來，跳個舞。」

燈光暗下去，剩下牆頭的一兩盞包了紅紙的圓燈，音樂悠揚，幢幢人影翩舞，彷彿原始人在森林的

黑夜中做祈禱的儀式。

東尼輕輕的拉攏露絲，緊緊的靠着他的身體。他的嘴貪婪地吻着

她的臉頰，吻着她的耳朵脚，使露絲格格地笑了。

忽然，東尼的耳邊傳來另一串笑聲，一串銀玲般的笑聲。他着電似的轉回頭。

約翰雙手環抱着珍妮，舞動着。約翰的嘴正從她的耳旁滑過她的頸項。

珍妮忍不住笑聲：「約翰，別，別這樣。人家看見。」

東尼狠狠地把露絲推開，轉了一個身。

「怎麼了，東尼？」露絲吃驚地問。

東尼像一隻牛，鼻子被狠力的牽了一下，記起了自己，轉身望望「癩蝦蟆」成員，然後望着露絲睜大的雙眼，張開的鼻翼和微翹的上唇。

「露絲，我們到外面去……吹風，」東尼無力的說，同時以左手五指捏一下額頭。「我有點不舒服。」不讓她答語，就挽着她的手，緊迫地拖她出去。

「你把我的手捏得這樣痛。」出了大廳，在大門遮住的一條柱後站定後，露絲一開口就是埋怨，扭

歪着臉。

「對不起，」他放開她的手臂，在她額頭上印個冷冷的吻。

「唔——」她就勢躺在東尼的胸前，「你不愛我。」頭往他胸前撒野的攢。

「我愛妳，愛妳到海枯石爛，此心不死。」東尼吻着她頭髮，雙眼望着空無一物的黑夜，喃喃的唸：「妳是我此生此世唯一的愛人，妳是我的生命，妳……」

「是我的靈魂，我的一切的一切，」忽然從附近另一石柱後傳來約翰的聲音。東尼吃了一驚，靜耳諦聽：「假如沒有妳，我就活不下去了。」

「真的嗎？」傳來珍妮壓制不住喜悅的顫音。

「真的，我敢向天發誓。」聲音提高了，似乎着重語氣。「假如我變心，雷劈電打，我死有餘辜……」

彷彿有一手掌蓋住了嘴巴。沉默一會，傳來接吻的聲音。

「我愛妳，我愛妳的美麗，我愛妳的眼睛，妳的鼻孔，妳的嘴唇，妳的一切的一切，我尤其愛妳……」

……



「哈哈。」

「我不要，你這樣壞。」

東尼靜靜的聆聽着，到這時突然急速的轉過身，拉露絲入大廳。

來到桌前，東尼讓露絲坐下。他自己却沒有坐下，遲疑躊躇着，雙眼炯炯發光，臉孔緊皺着。

東尼咬咬下唇，終於決定了，俯在湯申椅背耳語：「湯申，替我向約翰借十塊錢。」

「你自己不可以去嗎？」湯申吃驚的喊。

「噓噓，你不是不知道，我跟他最近鬧過意見嗎？你就當作你自己借。大家同是『癩蝦蟆』成員，他不會不借的。」

湯申點點頭，看了露絲一眼，向東尼使個眼色，露出個會心的微笑，深知東尼借錢的用意的。

他正要起身出去時，東尼一手把他壓下，低語下去：「你叫他到一邊，不好讓珍妮知道。不好意思。」

東尼等湯申出去了，向露絲道聲對不起，也跟着出去，躲在牆後張望。

約翰正向珍妮辯解着什麼，見湯申走前來，很不願意的被他拉到遠處的一邊。

東尼迅步到珍妮面前。

「珍妮，」他緊張的開口：「我有話跟妳說。」

珍妮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我坦誠的告訴妳，約翰是個玩弄愛情的人，妳還是早點離開他。」

他說得很快，很緊張。

珍妮怔了一陣：「你，你無意中傷他。」

「我跟他他是老朋友，是『癩蝦蟆』的成員，我瞭解他如瞭解自己一般。」

他的聲音萬分誠懇。「我們這班人組織這個會，目的就在玩弄女孩子。妳不見我們在舞會上的大胆作風嗎？我們這無非是引人矚目，誇獎我們是再世的唐璜。我們是以玩弄女子的多寡而定名位的，而約翰恰好是我們的主席……」

「但……但……」珍妮的呼吸急速了。「他是真心愛我，他親口告訴我。」

東尼按住她的手：「我在每個

女孩子面前也是如此的說。這些話是我們『癩蝦蟆』成員每個都背熟的。」

他痛心地的解釋。

「我並不如他有道德。」見她露出疑惑的神色，他解釋。「我：我之所以……他有點遲疑。」

所以背叛他，乃因為我覺得，妳不是這種水性揚花的人。妳跟露絲、阿麗絲這般人不同。妳有信仰，妳有寄托，妳有生活的目的。我覺得，玩弄妳是件罪過，妳相信我，我是存心良善的。我求求妳……」

他着急到幾乎要哭了。「妳為妳自己着想，還是脫離他。他只會使妳傷心……」

他的感情爆炸了，說不下去。

珍妮的眼睛睜大、恐懼，為他誠懇迫切的聲音所影響，在眼湖中越發廣大。

「好呵，」轟然，約翰咆哮一聲，揪住東尼的後領：「東尼，你存心破壞我的好事。難道你忘記了我們的協約嗎？彼此只有促成各人好事的任務，不能從中破……」

約翰一氣起來，話如破了的水喉般直

漏下來。

湯申急忙的以手肘碰碰約翰，以下巴指指珍妮。

珍妮滿面驚懼地注視着約翰：「真的，是真的。呵……我再不相信你們男孩子了。」

雙手遮着臉，抽泣着，跑了。

約翰驚醒了，向她奔去，緊切的喊：「珍妮，我愛妳，真心的……」

珍妮終於停下，約翰掛上個假笑，珍妮給他一記耳光，回頭再跑。

約翰怔住了。

湯申把他拉回。來到東尼面前，約翰不響地揮拳就打。

東尼閃開，湯申再圍攻前來。

東尼不怕。等待了許久的風暴終於來了，他的心情却奇怪的安靜。

如一個沉在海底的人終於接受了命運後，覺得超然於生活之外。

但悲哀無聲襲來，他覺得在這個世界中，他的一點點良知是多麼無助呵！

他想哭了……

# 池畔的暮雨

· 金沙 ·

便歌半闕紅豆。

冷雨又臨，而萍塘的死水頗深，花死於昨夜回憶的半途，沒人省的鬱……

我今宵又介于雨中，一如上回情境。

前夜似幻過七彩的虹；今已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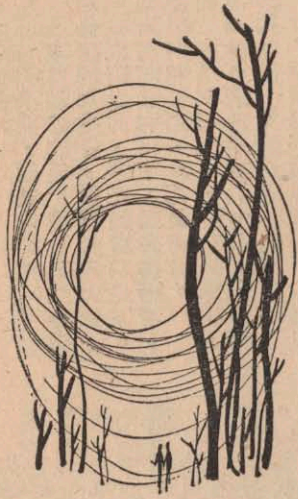
我於池畔囁語，埋昨日我之多情，而香塚無碑，我再來時，願一枝野卉引我辨識這土一坏。

陰霧塞于我胸中；充塞于我房，地流過我的心房，青春着苦汗，韶光的灰色之暗影，以一個月的清輝，予我曠望。



# 失

。漢 馬。



(一) 早晨九點才過了五分鐘，「萬象」美術廣告公司的美術主任胡志高推開彈簧門走進辦公室來，雜役小陳便尖着嗓子叫道：

「胡先生，經理剛剛交代：叫你一來便到經理室去一趟。」

胡志高聳聳肩，咀裏吹了一聲口哨，作出若無其事的样子，心裏暗想：「這老傢伙，難道又有什麼花樣嗎？」想着，雙脚也朝着裏面的經理室走去。

敲了門，隨着經理叫喊「進來」的聲音，他推開了經理室門，走了進去，經理一見是他，立刻裝出一副極其關心而籠罩着悲傷的面貌，用低沉的聲音說：

「胡先生，剛剛你姐夫從蘇坡打了長途電話來，說令堂病得很厲害，要你立刻回去！」最後那句話，更象是很難為地才能說出口來。

胡志高的心湖上起了一陣波動，但立刻就平靜了下來，他說：「我早就預料到的，沒想到會這麼快！」

經理似乎對他那副鎮靜的神色感到不滿意，他說：

「怎麼，你早就預料到嗎？令堂有多大年紀啊！患的是什麼病？」

胡志高仍舊很平靜地說：

「當然是可以預料到的——六十八歲的人了，而且患的又是癌症。」

「哦！」經理漫長地應道，心中仍舊不能感到滿意地說：「怎麼沒聽你說過呢？有多久了？」

你怎麼也沒有回去看她呢？」

胡志高仍舊不經意的回答：

「大約有半年多了，我沒有回去看她——因為回去也救不了她，是癌症啊，我又有什麼辦法？這幾年來，我每個月都寄了一筆錢給她，她的生活上是不會有所欠缺的；這樣，她的晚年也該過得不錯了——老太婆了，她的願望也不外是希

望我能够自立，賺一點錢，她能够有一碗飯吃，可以享享清福。我沒有令她失望，她相信也一定很感到滿足的。」

經理不再說什麼話，雖然他的心中仍舊有許多不愉快的想法，但是，他說：

「那麼，你應該趕快回去吧，也許她正在渴望着見你最後的一面哩！」

胡志高應諾了一聲，說：「我可要告假兩天了。我想大約在兩天的工夫便能把後事搞好的，那麼我第三天便回公司。」

經理却慷慨地說：「不要緊，你忙你的吧，等一切事情忙完了再來不遲！」

可是，胡志高仍舊固執地說：

「人一旦死了，只要將身後事理好了便算，我想不必因為這事而就誤太多的時間，何況蘭氏香烟公司的大幅廣告還要我親自去畫呢！總之，我儘快趕回來便是了！」

經理不說什麼，胡志高也便退了出來。

(二) 從公司出來，胡志高望了一望錶，心裏想：

「還早呢，才九點半而已。從吉隆坡到蘇坡，三個鐘頭就儘够了，我得去交代走後的事情，還有全國畫家常年展覽會繳稿的期限也只剩下明天了，我得在回到蘇坡以前把作品送走。」

於是，他走進了汽車，先開回寓所去，把銀行存摺帶好再把他的三幅美術作品搬上汽車。然後再開了出來，先到馬來亞銀行去領了一筆現款，再把作品送到藝美協會的收件處去，辦好參加「美展」的手續；順途，他又到市街上正在做油漆工作的大幅香烟廣告下去通知他的助手先把油漆工作搞好，其他的等他回來再說。助手對他的突然想到回家而感到驚異，但他只要輕描淡寫地說：「我母親快死了，我得回去料理後事啊！」

然後，他終於將汽車開出市區外，朝南向下的公路開去——這時，手錶上已經是十一點鐘了



車漸漸離開了蕉賴律，離開吉隆坡市也越來越遠了。

公路，蜿蜒曲折得像一條毒蛇而張開了大嘴，將汽車吞噬了。風呼呼地從身邊擦過，一路上的寂寞，使到胡志高的心靈在說話。

他一邊駕御着駕駛盤，小心着公路上的轉彎曲折，一邊聆聽着心靈所說的話。

「志高，你真沒有良心了！連母親快要死了，你還一點也不感到傷心！你，這算是一個人嗎？」

他沒有為自己辯白，再繼續聆聽下去：

「志高，你也不想一想：你父親在你五歲那一年便死了，撇下你母親，姐姐和你三人；從那時候起，母親便挑負起一家生活的重担，她當了小販，賣過糕粿，賣過冰水和雪糕；當過傭人，爲人家洗衣服看孩子，好容易才把姐姐和你養成人；尤其是你，在那麼窮困的日子裏，她寧願讓自己挨餓，心一意地來栽培你，讓你進學校受教育，又供你唸中學。可是，你自己却不爭氣，連初中也唸不來，後來，因爲全部功課中只有美術一科比較拿手，又設法供你到星洲去唸美術，好容易地讓你唸完了美術，找到了工作，可是，這些年來，你不但不要她來住在一塊兒，把她拋在姐夫家裏，而且，連年節也懶得回去探望她。你說：這是一個叫做人的動物所應該有的行爲嗎？」

胡志高聽到這裏，心裏有點發酸，臉頰也有點熱辣辣的感覺了。可是，過了少頃，他便立刻在爲自己辯護了，他心裏在說：

「不錯，我母親對我的恩惠是無窮盡的！可是，這些年來，我對待她也真不錯了！」

「我到吉隆坡來工作，起初是人地生疏，加上缺乏經驗，在美術廣告公司裏像一顆皮球似的，被這家公司踢過來，又被那家公司踢過去；連自己三強的飽暖都成了問題，又怎能照顧到她呢？」

「幸虧我自己的努力，加上對人事上的應付還有那麼幾套，總算在廣告界裏漸漸有點地位，

可是，我還沒有真正站起來啊！爲了我的事業，我的前途，我不能不努力去結識一些有名譽又有地位的人，我也不能不設法去搞我的名字，去參加什麼藝展啦、比賽啦！我又怎麼能接一個土裏土氣的老婆來一起住呢？」

「我這些年來又沒有虧待她，她住在姐夫姐的家裏，有人照顧，遠比跟在外頭過着不定的生活強得多；我每個月都寄一百塊錢給她，整整寄了兩年多。一百塊錢一個月；對一個老太婆來說，已是太多了，她是可以過相當舒服的生活了。我又有什麼地方對不起她呢？」

胡志高想到這裏，心裏就放寬了許多，臉頰也不再再有熱辣辣的感覺了，他最後結論地說：

「她病了，年紀大的人又有那個不病的呢？何況是得了病症，那我又有什麼辦法呢？現在可好了，她總算有了一個歸宿，也便得到解脫了，這對她對我來說，都是有好處的！」

想到這裏，他心中感到一陣舒暢，自然地加快了汽車的速度。

不一會，麻河渡頭已經在望了。

過了渡，他把車子沿着河開向那通往平民住宅區的馬路去。不久，車已來到一條緊接在馬路邊的紅土路，在他來說那是一條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小徑了。他把車子停放在路旁樹蔭下，大跨着步，朝向小徑踏去。

這時，他已經可以望見姐夫住的那一間矮小的亞答厝了，心中不禁忐忑地跳動。他舉目一望，厝前正堆放着十幾輛腳車，顯示着屋子裏擠滿了人；更接近一些時，他已經可以聽到屋子裏噪雜的聲音，門口還有人張望。

他終於來到矮亞答厝門前，這時屋子裏有一個人發現了他，便高聲叫道：「好了，他來了，志高回來了！」

接着，屋子裏湧出了好幾個人，他那些厚老實的姐夫也出來了，望了他一眼，咀裏埋怨地說：「怎麼回來得這麼遲？她正等着呢！」

此外，還有三四張咀在說話，胡志高沒心沒地聽他們說些什麼，但約略知道也是在怪責他太

遲回來了。

他走在前面，那些人緊跟着他，他在走到屋後的小室門口，一望，母親正躺在木板床上，似乎是昏睡了過去，傍邊坐着的是他的姐姐，還有三幾個老太婆，幾個外甥們也呆呆地倚在門外牆邊，眼角都掛着淚痕。他走進去，姐姐一見了他，哇的一聲哭響了起來，一邊帶着責備的口氣說：

「怎麼這樣遲回來呢！她等着你，不肯走呢！她早些時候還痛得厲害，現在好像昏了：媽，媽，她回來了，志高回來了……」

一邊躡身子，把咀附在老人耳邊說：「媽，媽，他回來了，志高回來了……」

胡志高也蹲了下來，凝望着母親，咀裏自然

然而地叫了一聲：「媽。」

昏死去的老人經過一番努力，好容易地微張開眼睛，右手好不容易才舉高了一些，指着志高

一下，便把頭一歪，完全昏死了過去。

姐姐號啕大哭了起來，幾個外甥也搶門進來

衣，跪在床前哭着，房裏那幾個老婦人，也抽起了

衣，痛哭流涕。志高感到一陣迷惘，但他却没有哭，也沒有淚。

姐姐哭了一陣，用手把鼻涕擦掉，哽咽着說：

「最近幾天來，她日夜痛得不能安寧，又想着你回來……寫信催你回來，你又忙着公事……剛才她指指你，指指我，又指指褲頭，是要我轉告

你：早日娶一個妻子，來代替她照顧你……她褲頭有一筆錢，大約有二千元左右，都是你這兩年

寄回來的，她連一分錢也捨不得花，她說你還沒有娶親，一個人在外頭沒人照顧，三餐也不能按

時吃……所以……就要把你辛辛苦苦賺來的錢積起來給你娶親……就是要把你辛辛苦苦賺來的錢積

起來給你娶親……聽她的話娶一個妻子，那幾個月要是你肯回來，聽她的話娶一個妻子，

姐姐的話還沒有說完，胡志高的心中已像有千萬枝針在猛刺着，他忽然感到，他失去了一切，連整個世界也失去了……

胡志高跪了下來，哭倒在母親的屍體上，像一個小孩子一般的大哭起來……



# 野店

呂晨沙

那是一間歷經滄桑的荒涼野店。破破的牆宇，油漆早已剝落殆盡。野店的屋頂是用銹鐵蓋搭成的，那些原來是白色發亮的碎片，此刻早已赤紅斑斑，它們縱使是在猛烈的陽光曝曬之下，也已泛不起眩目的光芒了。倘若是在逢上落雨，打從簷邊流下的雨水，是黃濁濁的一片，滴落在溝渠裏，就像爛泥河的河水一樣，隱隱帶着一股淡淡的薰人的臭氣。至於店堂內那些方形的柱樑，已有些被黑蜜蜂蛀了一個小洞一個小洞，精巧而渾圓的，正好做爲牠們舒然泰然的安樂巢。

這間野店究竟經歷了多少年代的滄桑和苦難？沒有人能够清楚的知道。儘管如此，可是，當過路者的目光向它投視時，總會對它產生一股淡淡的憐憫和同情，以及一種發自內心深處的輕微的愾嘆。

每天有許多車子驟驟地從它身旁走過，可是，它的周圍却長滿了驕驕的叢草和雜樹，屋宇上和牆隙間四周還攀爬滿了蓬勃的藤蔓。在它的附近，你無法尋着一所住家，就是距離它最近的一個小村落也有半英里之遙。

根據居住在附近一帶的年長前輩們說：這間野店，在日本鬼子的鐵騎尚未蹂躪到祖國的土地上來時就已經座立在這裏的了。你可以想像到它所經歷過的歷史年代的滄遠。可是，爲甚麼它不建築在村落里，卻偏要孤零零地建在這荒涼的野店呢？

這間野店至到現在爲止，也不曉得到底換了多少主人。有些可能是賺到了一筆大錢，不願意再呆下

去，而舉家遷離這個荒僻的小地方，到城市裏去謀求更大的發展，以便賺更多的錢吧？而另一些則大概賠了本，再無法繼續地經營下去了，於是把這間野店轉讓給別的人去經營。……

目前，經營這間野店的是一個進入垂暮之年的老頭兒：蒼白的頭髮，蒼白的鬍鬚，臉上滿是生活賜予的皺紋，眉頭緊鎖，神情是淒涼而悲鬱的，就同這間荒涼的野店一樣。——他也是這麼一個孤苦無依的老頭兒。妻子女兒全在大陸，而且每月還要他寄一些錢和食品歸去，以維繫他們的生活！

現在，這間野店便是他一手經營着。舖面寥落不堪，擺列着的各種罐頭，汽水和其他各種東西都已

是非常陳舊的了，有些在表面上還蒙上一層薄薄的煙塵灰燼。一看你便不難想像得到目前他所經營的這間野店，顧客是多麼稀少！

時代變了，許多小村落早已建立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商店，誰也不會耐煩地多走一段冤枉的路程去光顧這間野店。所以，它的唯一顧客只有過路的旅人。

從早到晚，老頭兒的時間便是聽林濤，看迷霧，熬炎陽，睡午覺，和看晚霞。有時候，一天的收入僅够他一個人餬口。你可以想像到他的心境是多麼地悲涼和充滿酸苦呵！

默默的，每天，老頭兒只望着馬路對面的一座大山出神。大山還是青葱葱的，可是老頭兒的青春却早已消失。每當望見夕陽從山頭沉落，老頭兒總發出一兩聲悲哀的嘆息。他心裏明白他自己還能看多少回落日呢？……

我喜歡燕子，我對牠感到興趣，一半是天性，一半是受童年伙伴們的感染。

當我年幼時，我懂得很少，我走的路也不遙遠，今日躲在長巷玩石彈，明日又復如此。空巷如幽深的林子一般冷寞，小同伴和我却連留在這塊小天地，玩一個早晨，玩到日上高樓。從這裏望過低牆，望向遠樓的窗棖，那條垂掛在巷裏的竹竿上，幾條褲管隨風盪漾，從它的下方，燕子飛來，飛越過樓房，沖上蔚藍的高空，沖上紅徐飄盪的雲朵。

牠們够活潑，飛翔得够敏捷，引得我呆立凝望，使我默默玄想；我知道，牠們喜歡在窄巷疾飛，牠們會勇敢地掠過我們的眼前，飛越過我們的頭頂，而且，飛得那麼輕鬆，飛得那麼逍遙。

我的視線常常追隨着燕子的點點黑色的身子，牠們消失了片刻的踪影，隨即又飛回來了。牠們是那麼高興，作着不休止的自然規律的曲線迴翔。

牠們在尋求飛的刺激嗎？牠們是否在發洩着原始的衝動？我不會覺察到，也不會細心揣度。——我當時太年幼了，對於世事的了解委實太膚淺。

燕子在巷中飛翔着，彷彿是河灣裏划動的扁舟，牠們要閃避堵牆，閃避去路上的障礙物，猶如水上的人兒，避開礁石，避開橫生岸旁的枝桠。冒險的機會多了，燕子難免要墮暈，墜落寂寞的空巷。

小伙伴高興地跳起來了，他們

一個跟着一個，推着，擠着，祇爲了不想讓牠落在別人的手中。喧嘩熱鬧的氣氛掀起了，笑聲、足音波動在磚牆間，波動在伙伴們的心湖中。

我對這活潑的情景，開始有了奇妙的感觸；我不知道，他們爲何要佔有負傷的燕子，但，我的確希望自己也懂得像他們那樣，爭奪着、叫喊着，高興與地鬧作一團。抓住燕子的那個孩子，走到溝渠旁，把那石彈大小的燕子頭，浸

## 飛燕

心應。

三月  
周夢蝶

赤貧竄入我嘶喊着的酒瓶裏了  
我會經豪華過！如石崇  
擁有許多多顏色  
使人喉管發炎的美！我欲飲  
一口吸盡九十萬斛陽光底笑  
和九千九百萬噸湖山底輕擊

天旋地轉，眩暈爬上神經末梢  
——而我祇纔有三分醉  
寄語杜鵑：別來殺風景  
還有，啄木鳥不管人癢痛的嘍  
叨  
糟粕已堆得三月那樣高  
紅拂已私奔，綠珠底幽怨碎作  
瓣瓣香泥，讓燕子一口口嚙去  
……

## (接自第十七版)

「山芭佬！」朱國才笑得按著肚子，說：「像我們這些窮鬼也會有錢買車子，那真是在作夢！」

「那些車不是你們的？」  
「告訴你，是偷來玩玩的。」李有春低聲在我耳朵說道。

我才知道他們爲什麼怕警車追蹤了。我們三個搭了好幾次車，上車下車，擁擠得很，每一處街道都是人山人海，我這內地客，漸漸分不出自己現在置身在那一條街。

「到了。」突然，朱國才指着一條燈光黝黯的街巷說道。

「那是理想？」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是的。」他們大笑。

我忙拭拭眼睛，望著前面。我的天，這是理想嗎？巷角有兩旁站著很多妖艷的女人，任由男子打情俏罵。我不由止步不前。

「你結了婚嗎？傻公。」他們推我一把，說：「結了婚也應該享受呀？」

「你們說理想？」  
「女人就是男人的理想！你結了婚，無所謂，我們二十七八歲了，沒有女人怎行？」朱國才說道。

「我們整天做工，好像一條牛，一頭馬，還有什麼理想？我問你，大文，如果你連一個家都沒有辦法建立，你還談什麼理想？」李有春也放不過我。

我覺得全身發燒，十分不自在，周遭的空氣似乎令我窒息。

我突然立定，不向前走，說：「哼，現在，我才明白了。你們的理想是……。」

「說呀，說下去呀！」他們無恥的催促我。

「墮落！」我用力地說出。

「不錯！不錯！」他們狂笑。

「我再也不忍住，掉轉頭就走；我還未結婚，我不能忍受這樣的誘惑。」

父親爲了替我在五福汽水廠謀一份差事，就低聲下氣的求人介紹，也花了幾十塊錢。我不能一到板城就胡混！

「大文，你不要走。這裏的雞很便宜。」朱

在緩流的濁水面上，燕子眨着雙眼，脖子搖晃了幾下，牠比剛才精神多了，牠要掙扎，但，怎樣也擺脫不了手掌的束縛。

「放牠走，放牠走！」一個同伴提議了，我認爲這話很不錯，我很快樂，湖裏彷彿吹拂着一陣涼風，我覺得，我比以前懂得更多了。那孩子走了幾步，燕子的雙翼被他的兩手展開，他像是巫師祭神施術似的，把燕子徐徐往下一沉，忽兒又使勁往上一揚。

「撲撲撲撲……」一陣雜亂的聲音，在衆目之前響起了。

「呵，燕子飛走了！……嘻嘻，飛走了！」孩子拾起頭，幾個嚷着，幾個奔跳着，沉睡的小巷像是又再醒來，空氣緊張，却也帶着幾分柔和。

燕子顛簸在長空，我的心開朗了，我望着一雙烏黑的翅膀，翩翩起舞在蒼穹，我笑得很甜蜜，我的心田充滿柔和溫暖的感覺，像士兵戰勝了一仗似的，我在慶與：牠平安了。飛得那麼遙遠，飛得那麼平靜！

從這個故事開始，燕子的柔順，燕子的活潑，深刻在我的心裏，我喜歡牠的馴良，更喜歡牠的無知，我覺得牠可愛，我相信有一日我還活着，牠與我之間，就是這麼和諧與可愛。



# 在走向海的路上

林蕙

沒有一葉日子不是值得珍惜，也沒有一個記憶不是顯得可愛；當一天我們還年青，當一天我們的眼睛還是直視，便對前路充滿希望和夢想。記得在走向海的路，我們彼此緊握着手，讓赤誠的心願連接在一起，聽風在呼，潮在湧，我就不禁這麼地想。

有時朗笑，有時歡呼；也有面對無垠的海洋，低頭沉思的時刻。我們是一羣尋夢的大孩子呵。且莫問以往日子的燦亮或暗淡，我的朋友。歲月於我們是一條漫長的道路，我們踏過它，懷着信心與希望。我們不斷地向前奔走，就像一道滄涼而流的溪水，把歡息留在後頭，將美麗的夢想帶到遠方。我們也不管路上有多少頑石，多少風雨會阻撓旅人的脚步；飛翔的心，年青的心，怎能是一艘泊岸的船呢？

在走向海的路，我們說起，我們來自不同的地方。有的，有些來自碧波萬頃的米鄉；那裏是農人生活的大海，他們在那兒誕生，結果也在那兒埋葬；然而，他們比誰都要熱愛自己的土地，自己倒下了，又讓子孫們來繼續承受生活的遺產。是的，你來自羣山環抱的市鎮。每天清早，找生活的人們就摸着星光下道路，去尋求一份溫飽。到了夜晚，林中螢飛星閃，小窗燈亮，你想：是個多安寧的處境呵。

他來自不夜的鬧市，是的，當霓虹燈到處睜眼睛的時刻，誰也不知道今夕是何夕，更不會覺察到天空的彩霞，或且一顆流星的殞落。是的，這是生活的另一種典型，你習慣了它，就能够安心去尋夢了。

在走向海的路，我們共同懷抱着一個理想

雖然我們來自不同的地方，在以前誰也沒有見過面。我們的心境，是春天的花朵再加上秋天的果實，美麗而且充滿了喜悅。你聽，風在松梢上呼嘯；你聽，潮在沙堤上洶湧；這些這些，都像微着我们的青春，不是在溫室內要求供養，淡泊的胸懷，只响往着人生的真諦、文化的光輝。

讓我們唱一支歌，歌唱我們這一段難忘的

相聚，願我們的希望與夢想，永遠隨着那輕飄的歌聲，縈繞着年青的心靈，不管我們走到那裏，流落到那一方。

走了，帶着記憶，帶着微笑。走了，帶着友情，帶着祝福。

我們的心還緊緊地連繫在一起，不為千山萬水所分割。我的朋友，我不會忘記的，那段走向海的道路；在那裏，有你們智慧的話語，如夢的歌聲，朝霞般的朗笑……

想到七天的相聚，想到這一段走向海的小路，我的朋友，我常常微笑且快樂，不敢輕易浪費一分一秒的時光。

我也常祝福你們，在水之涓生活過的朋友，留連在走向海的路，同看早霞與晚星的朋友。我祝福你們，以生命的至誠，深深的呼吸。

## 陽光。蕪野。

——我是一個愛陽光的孩子！

因為我特地喜愛陽光，因此，我不喜歡那見不着陽光的陰天。

我真不願過那見不到陽光的日子。一個人見不到陽光就像那隱生在牆角下的一株花，試想怎末能够開出希望的花朵？在連綿的雨季中，天空時時都是沉着令人不悅的臉孔，怎末也泛不出一絲笑容，那種日子最是令人厭煩不過的了。見不着陽光，工作不放心，要想出門更是不放心。我底年青的心，就如被囚困着在樊籠中的畫眉。

我喜歡熾烈的陽光。在以前當我還是在密密麻麻的文字間尋找學問時，我就是個喜歡陽光的孩子；而今，離開學校，我更深一層領略到陽光的可愛。我喜愛有陽光的日子。日子生活在橡林中的我，能够看見陽光，能够陶醉在和風中，工作就充滿了詩意，充滿了歡樂。

我對於陽光是那末的親切。在沒有陽光的日子中，我的心靈就閒散得煩悶，煩悶得就如缺少了甚麼東西一般。經常，在雨季蒞臨這個土地時，土地是那末泥濘得令人可怕；雨水，時下時停。天空，時陰時晴。雨水，來時無聲無跡，變化得是那末無常！在這種陰沉的日子中，心中只有盼望着陽光的出現。

我不知道別人對於陽光的情感怎樣。一個人對於慣常接觸的東西，慣常見得到的東西總是感覺到很平淡。「那不是很平常的事嗎？」當你問一個人。然而，當陽光斂拾起她那燦爛的光芒，天宇失去了往常的朗潔，多雨的季節到了，那時刻他就自然會發覺有陽光的日子的好可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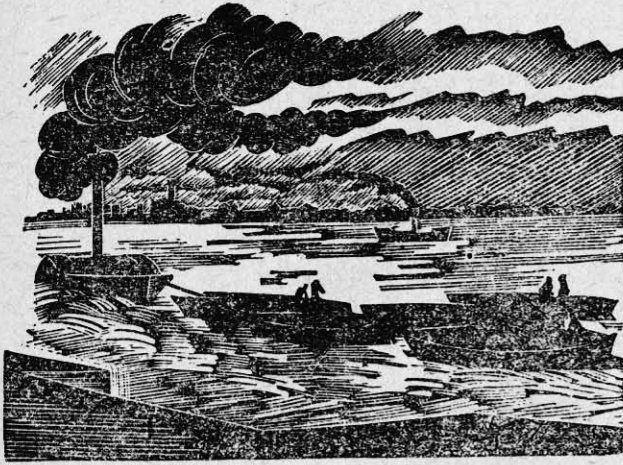
我像一隻海燕。爲了生活，爲了自由，爲了奔向理想與希望，即使是陰翳不展的陰天，我也得振翅飛向天宇。

的是，我是一隻在生活的海洋中搏鬥的燕兒。風雨阻撓我的前進，陰霾令我的視線朦朧；只有在陽光中，我才能飛得高，飛得遠。我要歌頌陽光，讚美陽光。



# 哥打河

山華



哥打河緩緩流，年年月月，月  
月年年，她靜悄悄地流呀流，沒有  
聽過她的嘆息，沒有聽到她的低訴  
，更沒有聽見她的埋怨；她沒有激  
起驚濤拍岸的巨浪，也沒有掀起軒  
然大波，她平平穩穩的流，默默地  
流。雖然，她也有一個淪桑動人的  
故事，一首泣血的歌，如果她是一  
位善於講故事者，她可贏得人們的  
由衷的同情，或是一把熱淚；假如  
她是一位善於歌唱者，她的歌聲將  
流入每個有血有肉的心靈，而對她  
的不幸遭遇起了共鳴。可是，事實  
告訴我們，她既不是一位善於講故  
事者，也不是一位善於歌唱者，她

是一位拙於言詞者，她不能把美者說得更美，也不能把不幸的遭遇說得更不幸。不知幾何時，我深深地愛上了這條河，這條緩緩，默默地流的哥打河。黃昏，我常常佇立在河堤上，欣賞她那如熟透了少女的面龐；羞人答答的臉上，浮起陣陣的紅暈，淡雅得可愛，只見她送來一個秋波，陶醉了微風，情不自禁地輕吻她那嬌紅的臉，於是，她落足地送上無數個甜美的微笑，那是醉人的微笑，使你不由得產生一種甜甜的感覺。在這位多情的、溫柔的、幽雅、含詩意的少女面前，你的思潮不會湧動，讓情感的馬兒在奔馳

麼？本來是嫻靜的她，如今更變得嫻靜，但是在嫻靜中包含了無數火辣辣的熱情，不會使人覺得高不可攀，反而叫人易於接近。她不是放蕩不拘的狂婦，也不是使人望而退避的貴婦，她是一位有修養，有風度，有信仰的少女。

一艘兩艘漁舟在她的胸膛上輕輕地劃過，舟上坐了一對馬來夫婦，這對老頭老婦可說是夫唱婦隨，他們一前一後地在河中垂釣，是那麼地有耐心，那麼地和諧，那麼地老練。是夕陽斜照的河面，也使他們受內心的感化，而不斤斤計較名利與收穫麼？偶然看他們釣起一隻不知名的魚，小舟也因主人的興奮而興奮，搖了一搖身，於是波平如鏡的河面，蕩起了陣陣的微波，河面頓時好像千粒萬粒金黃色的珠子在閃動。漁舟越來越多，兩岸的垂釣者也不甘示弱，只需一隻魚鈎，一條魚綫，幾許魚餌，即可坐在河堤上垂釣，有收穫自然更好，沒收穫也不在乎，單只欣賞夕陽斜照的景色已使你陶然，而陣陣的和風，輕吻着你的面龐，流入你的心坎，令你清涼爽快，此時此刻，還有什麼值得煩惱，憂慮，失意的呢？

一群愛鬧的孩子，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好像沒有吵吵鬧鬧就不能生活下去，這是上蒼的傑作，假如世上沒有這群愛鬧的小天使，那麼這世界未免太單調而枯燥了！河邊的那一塊草場，是他們的天地，他們特定的天地。跳呀，跑呀，叫呀，喊呀，每一種動作，每一個聲

音都充滿着活力，每一種動作，每一種聲音都是由心靈深處發出來的，那是真善美的象徵。於是，我向往他們的童年，在他們的身上找回我那失去的童年！

潔白的哥打橋，偉然雄然，弓一般地橫跨河面，這耗資八十萬元的大橋，是最近才完成的。它巨大的聳立在這山城，平添了哥打河的美麗，這是繁榮進步的象徵。你看！哥打河輕盈而緩慢的流水，跟隨「華爾茲」的曲子，悠揚地流過那座張着三個大孔的大橋，她是多麼的高興呵。無數的行人，停步於哥打橋上，欣賞夕陽的美景，她更加感到快慰，好像少女被人注視而倍覺驕傲。你聽！她好像哼一首什麼的曲子，輕鬆、愉快、悠揚、悅耳！啊！哥打河在歌唱了！

呢喃而多情的燕子，吱吱啾啾，在染了金黃色的天空中飛舞，好像是一支常駐的樂隊，為這無限好的黃昏，為幽雅、嫻靜、有修養、有風度的哥打河歌一曲。多情的燕子是不忘舊巢的，河面上那兩條電綫，便是牠們永久的家，牠們熱愛牠們的家，在以前，現在以及將來，永不改變。

假如你是被工作搞昏了腦袋，被俗事弄濁了思想，你不妨到這幽靜的河邊，享受一下淡雅的情趣，暫且忘掉名利慾的薰心，找回那幾乎失落的真心。來吧！朋友，夕陽斜照的哥打河正展開雙手，迎接你的到來。我愛哥打河，我更愛哥打河的黃昏！



# 癌

梁園



「CANCER。」朱國才用力吸煙，從鼻孔、嘴巴間噴出一團團白煙；臉上作出極極其的神情，凸起下唇變成豬嘴，兩個灼灼的腫子一大一小，說：「吸煙會中痛症？鬼才相信那些騙子醫生的閒話。他們自己不愛抽，就說有毒。他媽的，在這個自由的國度裡，誰也不能限制別人的嗜好。……抽煙是一種享受。我現在明白了。」他又彈一彈煙灰，裝成十分老練的姿態。

「…… Walking with the boys, talking with the girls, kissing all the girls in summer……」他不說話，不把煙頭塞入口裡，低低的附和著茶室裡奏出的英文歌曲。左手却忙著，抽出緊身的「的特郎」長褲後袋的軟塑膠梳子，梳著像一座土丘，不，生滿亂蓬野草的山巒。我嗅到一股香味從他頭髮上傳來，也可能出自他身上的夏威夷紅格子恤衫。

李有春跳著「twist，扭腰搖臀，嘻嘻笑著從電唱機那邊來。已經是傍晚六時十分，涼風從海上吹來，陽光不十分刺眼，他却戴著太陽鏡。我當然不便說他穿長袖衣，綁領帶，對於那黑黑的眼鏡看得不很舒服。為什麼在黃昏還這麼怕陽光？我自己，大概是個農民的兒子，對陽光總有說不出的愛戀。朱國才、李有春的父母還是我的鄰居，種菜為生。我可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變了。

朱國才猛地跳起，拍著掌，口吹哨子，跟李有春跳著扭腰舞。我心裡好像被人打了一悶棍，不想看他們，低著頭吸口口可樂。我聽到安琪兒茶室裡有很多人拍掌附和，嘻笑，尖叫，那種聲

音好像我家的貓叫春。一時，我像置身在一個陌生的國度裡。

「大文，你來，我教你跳。」突然，我的肩膀被人一拍，聽到朱國才的粗嗓音。我來不及拒絕，李有春拉我起來，直跳過座位，到電唱機旁。他擁抱著我的粗腰，嘴觸近我的面頰，低低的，如女人的聲音說：「達玲。」我有說不出的尷尬，他媽的，老子是個男人呀！我等到走出茶室才跟他算賬。隨著那拍子，跳呀跳的；人們的掌聲、笑聲、嘶叫聲，震耳欲聾。

李有春表演完畢，接著是朱國才。我說我不想跳，他陰陽怪氣地在我耳根子說：「達玲，你勸我不抽煙，我不怪你。你怎麼會惱我。來，我們表演給他們看。」說完，他吻我的嘴唇，我一面搖手，一面退却，所有茶室的顧客，不論男女老幼，一齊站起，有的走近，尖嘶的叫鳴，十足像山林裡的野豬。

我真不明白朱國才為什麼要為難我？我忍無可忍，不理會他是我好朋友，突然握緊拳頭，咬著牙，瞪著他。顧客笑得前仰後翻，朱國才半彎著腿，左手伸開，右手按胸，怪聲說：「達玲，給我一個口吻。」我的背後是電唱機，退無可退，更加使我有動武的念頭。突然，朱國才一個跟踉，跌倒在我身上，我本能扶著他，他嗚嗚咽咽的哭起來，說：「……我……親……的……達……玲……呀……為……什……麼……你……不……再……愛……我……了……」他把頭伏在我的胸前，像真有其事般哭泣。「哈哈！」顧客們哄然大笑。李有春又行過

來，以女人腔調說：「達玲，別哭。他變了心，你很寂寞不是？我愛你。達玲，請接受我的愛吧？」說完，雙膝似乎要跪下去。我趁機一推，朱國才展開芭蕾舞步，投入李有春的懷抱。說：「達玲，你……真……愛……我……嗎？」李有春撫摸著他的背上，說：「我的肉體和靈魂都是你的。」兩人於是並排站著，向顧客鞠了一個躬，又跳起扭腰舞。

我鬆了一口氣，回到座位，頭有點團團轉。這……事情怎樣可以發生在這兩個青年有為的人身上？這太胡鬧了。朱國才、李有春怎會是這種人！我不禁生氣，從袋子取出一塊錢放在桌上，站起就走。

「大文，慢點走。」他們表演完了，攔住我：「你一定不能走。你從老遠的吡叻州來到板城，我們一定要盡地主之誼。等會兒，我們還有節目！」

「不必了。」我冷冷的說：「我不需要你們這種優渥的招待！」

「什麼？你侮辱了我們！」朱國才板著我的肩膀：「我說不許你走，你就別想走！」他作著十分兇惡的臉孔。「我是這裡的地頭蛇！」

李有春也扯我一把，說：「看，我們剛才表演得多麼逼真，很多小姐女士還掩著口嘻嘻笑呢！也好，我們出去吃吃風。喂，大文，板城的小姐你還沒領教過，等會兒，我替你介紹一打給你。任你選，怎樣？」

我想拒絕，他們硬拉我走出茶室，一個矮胖



的中年人，追在後面，叫道：「先生，錢未付呢？」

李有春又著腰擺起臉孔，說：「喂，頭家，我們不是白吃。剛才我們三位已經表演過，你有表演費嗎？」

「先生。我沒……有請你表演……。」

「混賬！錢……錢……。」

朱國才走出店門，很快的開動史古特，叫我坐好，一溜煙往衆多的車輛群中衝過去。我不曉得什麼時候，李有春也駕著摩托車追上了。於是，兩人停在下路旁。

「那個混賬的傢伙要折我的手臂，被我當胸打了一拳，他跌在地上，我就走了。」李有春得意洋洋的說：「哼，這次叫羅拔何知道，我們也吃了一頓霸王飯。」

朱國才突然想到什麼，問道：「今晚，你也要去練摔角？」

「呸！摔角有什麼好玩。我討厭極了，昨天我報名參加學日本……柔道。日本師父說，學會了，一個人可以對付三十多人。哈哈，那時候，我不把亨利打倒，我『李』字顛倒寫。媽媽的，那個口口蘇珊太使我發狂了！」

朱國才說：「你可叫大文對付亨利那個牛精。他在鄉下拿鋤頭的，真是牛精對牛精！」

我聽到打架，精神一振，但想到母親早上對我說：「現在世界不比以前了。到處有黑社會，你不要恃強，凡事要容忍。……見了頭家，就要聽他的話。」

「我……不……懂打架。」我說：「請你們載我到會館去。我要休息。明天去見頭家。」

「你急什麼？」朱國才望著原子自動金錶說：「時間還早，大城市不同鄉下，人們要在晚上遊玩。喂，皮里斯理，你不要報仇？」

李有春還未脫下太陽鏡，恨恨的說：「我怕他老子炒我的魷魚。媽的，有一天我中了馬票，

我還幹這沒出息的工廠。喂，白潘，你的工錢有沒有增加？」

「推銷員的工錢到死也不會增加。一個月七十塊錢，你叫老子幾時結婚？昨天，我想偷賣兩箱肥皂，又怕老板知道，媽的，幾時我才發大財？」

兩人正在發牢騷，遠遠緩緩駛來一輛警車，兩人急不及待地跳上車，我是坐在朱國才車後，差點一個翻身跌下。車子開得比風還快。他們衝過紅燈，轉了幾條大街，看看後面沒有警車，才緩慢下來。

到了新開仔角，三個人找一間水攤桌子坐下。朱國文兀自有點氣喘，說：「喂，皮里斯理，那車子不要怎樣？」

賣水水的女郎走過來招呼，李有春趁機摸她一下，嘻嘻的笑：「喂，達玲，你長得更漂亮了。」

「死鬼！」她暗罵一聲，說：「要喝什麼？」

「你的心。達玲。」朱國才用巾抹著臉上的汗粒。

「呸！我沒時間跟你開玩笑。要什麼？」

「要你和我睡覺！」李有春又趁機擰她的雪白的手臂。「怎麼樣，十五扣一次。」

她生氣了，擺著臉孔，走開。

「哈哈！」兩人仰天大笑。

「老子坐一下，就問東問西，討厭！」朱國才說道。「不討一點便宜她不知厲害！」

我十分驚愕這兩人的舉動，一時拿不出話頭來責備他們。想不到，一旦離別八年，他們什麼都不不同了。我如果懂得五福汽水工廠地址，我就不必找他們帶路。他們真是……我不曉得說什麼才好。

「國才、有春，」我忍不住說話了：「你們好像沒有理想……。」

「理想！理想？」他們同時驚叫起來：「什

麼理想？」

我說道：「當我們讀六年級的時候，你們是班上的正副級長，我們都很佩服你們，因為你們很會辦事，尤其是有理想。你們說畢業後，要服務社會，要改造社會，要使每個人活得很愉快。我……相信……了，我很佩服你……。」

朱國才一把打著銚桌面，大聲說：「討厭死了！我不願意想過去的事情。我來到板城後，就跟吡叻州的鄉下一刀兩斷。閉你的狗嘴吧！」

李有春吸著煙，眼睛放在女人身上，連看也沒看我一眼。「理想，哼，理想。」他低低的說，輕蔑的笑。

我心裡想，朱九伯、李明燦的希望要落空了。他們知道我出板城，順便央求我，如果見國才和有春，請他們寄些錢回家。

「唉！家裡越來越困難……國才是長子，總該知道家裡呀。他出去八年，我沒有得到他一分錢！」朱九伯訴苦道。

李明燦更慘，丈夫死了，拖帶著八個子女，靠自己雙手過活，談起有春，她未語先流淚。我怎麼不明白她的苦衷呢？

「國才，」我不怕他生氣，說：「你在畢業典禮上說過：沒有理想的人，就是死人……。」

「我就是死人，怎樣？」他大吼一聲說。

李有春觸摸我的身軀，說：「喂，朋友，今晚是週末，不要說起那些苦惱的事，等會兒，我們去喝酒，找野雞玩！」

「這樣說，你們不要理想了？」我問。

「理想，哈，理想，哈哈……。」李有春狂笑。

朱國才也跟着笑，站起，說：「我們找理想去。」

我莫名其妙，只好跟隨著在後面。想：「理想，是可以找到的嗎？」

他們在巴士站候車，我說：「你們的史古特不要了嗎？」

# 宇宙

的

# 响 迴

倘使在驚嘩、繁伏、迂濶的通都大邑中，人們的視綫為龐形大廈所阻，豈會覺得生命原是那般充實和偉大、瑰麗，生活挑動不起波瀾，也必然要失其光彩——儼如太陽，欸消了它可愛的色澤，光遺留下黯澹之灰燼。

都邑的生涯，把人的靈魂拖入深壑的邊際、飽饜的、瘴惡的黑影，老纏繞着前行不輟的時日，陽光和露水都不能促使生命微笑，因為為都邑的環境陷入殭癢，卑瑣和庸俗不可耐。

這裏不論日出日落，乃至宵晚時節，都會聽到鳥的啼鳴，風的吟唱；明淨涼爽的空氣醞釀整個村間萬物的生命孕育滋長於浩濶無垠的天宇中，在涼颼輕拂裏，我聆聽冀望的聲音逐漸靠近，陽光月兒閃耀希望，它踩遍綠茸的森林，飄曳在山坳裏、溪澗中、深壑間……；冀望像對渾樸淳厚的鄉村格外留戀。

舉目遠矚，觸處盡是綠——而綠，是冀望底微光。

偶然，長空拂來一陣風，盪刷的風，撼動綠林濺漾，似海潮湧動、起伏，如生命的跳盪，同在自然之脈脈中跳躍，在同樣的旋律裏面有序地迴响。

大自然萬物底生命燃燭着冀望，發出怒潮，又像朝暾伸展冗長無比的錢舌，舐舔萬物的胸膛，於是，胸膛起伏……

倘若你一旦失望，把人開視若鬼卒魍魎活躍的世界，或想到自殺滅身之際——千祈勿放棄此一趨的機緣，否則，這是最大的遺憾，當你投身於鄉間，邪念即泯，生的意念恢復了，鑽入腦壳，生命予你鼓舞與樂趣。

看，那雲彩何等絢爛，山巒何等雄偉美麗，田圃何等蒼翠，土壤何其肥沃，連幼稚垂髫也不肯讓它白荒蕪，年青姑娘也在耕耘，年高老農夫更不隨便浪擲生命，在這大片廣漠的土壤上，染上他們底汗，酒滴他們底血。

老耄者、童穉、婦孺，乃至水禽、家畜、走獸，一致愛上了這片土壤。

山谷間，綠葉裏，叢林中，清脆的鶯啼，野鴿是那麼婉轉動聽，藉着風的飄拂，傳遞這寂靜安祥的村莊。

風，却往往夾了一股幽遠馨郁的香味，及潮濕滋潤的水氣，呼呼地拂送，使到村裏的人與獸類，連

帶那些任意滋長的樹木皆受惠。風，是萬物的母親，它最慈悲全獲致詞協。

雖則僻壤比不上鬧市繁奢、熱鬧、它只有淳樸和潔淨。

謐靜——謐靜中有無比之內在美，孕育豐饒的生命根源。

這兒尚且富豐的、珍貴的、免費供與之補劑，取之不竭，用之不盡。這一本包羅萬有的乾坤書，使你在世上成為字墨深、學識豐的人。

這是我特別感激它的，它使我獲得鼓舞，使我獲得慰藉，更教我留戀這個世界。

不時，我喜愛獨個兒，漫步柳林道上，穿通蔭翳微涼的樹林——然而，瞥見一片曠曠廣袤的田圃，莊稼處處，很少有荒蕪的圍圃，舍前舍后，盡呈顯蕩翠欲滴的榮蔬植物，生趣勃發。老農夫悠閑的蹣跚斷身的樹頭間，像是在為跟前的作物作着估計。阡陌間，村婦、垂髫，分工合作，絲毫沒慵懶的劣習；勞役使他們生活更富意義，流汗教他們悅樂。他們身邊沒枷，蹣跚沒鏈，行動自若，罪愆、卑污、迂腐、詭譎……永遠躲匿在石罅間，不敢露面。他們的心靈愉悅、超脫、自由。

生活沒有阻撓，人與人之間不設鴻溝，心地坦率，純潔若若清冽見底的澗，沒勾心鬥角，也沒有互相猜忌、攻訐。

自然的、優妍的、清靜的田園

景色，在夕霞餘暉中映現得愈富詩情畫意——偉大無比的、生動的立體圖畫，使你如置身於博覽會場中，飽饜一切，性靈獲得醉醇。

我的行動自在，煩惱遠離了我，懼怕一直沒有遠離過我；髣髴甫由囹圄世界中被逐放到另一個天地，靈魂與肉軀的行動此刻真正達到一致，思想似給溝通了。

屢屢我漫步於田疇間，心已馳騁在平原上。

有時，我靜坐溪畔嶙石上，聆溪水吟哦，聆風籟的音波迴盪，聆地球在軌道上迂徐翻動，豪放的野禽飛鳥歡叫，牠們底鳴奏是和諧的，音符是共同的一個。

這是一闕，未被作曲家譜成的歌——宇宙的歌。縱令性靈裏長有痠癢的人，可能都會被療癒。

熱在頭顱間煎熬之時，可不能耐觀賞這些美景。躍躍到果子園中，果實累累地吊懸在高低不一的枝桠上，風一吹，搖曳欲墜，惹人垂涎，手不從心地伸去擷摘美果。這也許即是亞當所以不自禁偷吃禁果的原因吧！

果實既甜又熟，別說亞當的玄孫不想喫，縱使飛獸亦免不了會滋生此邪念。

鄉村生活，田園風光，的確令人感覺奇趣橫生，令人嚮往，鄉民在淳樸生涯中奮鬥，覺得生命富予意義，此乃陶淵明所以戀棧之故。

日之光，星之光，目之光，互巖迸射之光，與生命之光芒，一同閃爍，這光——真美。



# 離情的波瀾

夢平·

王秀茜正如一朵初開的蓓蕾，可是，她純樸的心靈却被現實烙印了一個又一個的傷痕！

她生活在目下的環境裡，腦海裡經常浮顯着這樣的心語：「如果我能够離開這裡，那就是我頂大的快樂啦！」

她早在略知人事之後，對這個污七八糟的家庭便感到不能忍受了。

每次，母親的逼歸，以及母親房裡傳來的男人聲音，都致使她的自尊心受傷害，消一回，母親又陪同一個陌生男人在房裡打情罵俏，發出穢笑聲。當下，王秀茜正好在濫習功課，她猛然把手中的書本扔在牆角下，直起身子，她在房子裡旋轉着身子打圓圈，一次、兩次、三次、四次……

一直到第十六轉的時候，她實在支持不住了，便趨前兩步，僵臥在床上。她深深地閉上眼簾，但眼皮在跳動，心在喘息，空白的腦際，跳動着幾個字眼，她終於唸叨道：「媽，你是這種人，我爲你感到痛心疾首呀！」這話從她口裡迸出來，彷彿由她一肚子的鬱氣彈射出來似的。

王秀茜恨透這個家，她原是喜歡學校生活的；然而，就在上個週四，同班的蔣貴美竟然肆意開級會的時候，同學們決定在星期日到漳宜

海濱去野餐。大家正在選舉負責人。經過表決後，中選的祕書是王秀茜。落選的蔣貴美，忽然向其他女同學說：「秀茜是應該中選的。她的媽媽一生做過算不清的男子漢的『祕書』。有其母必有其女，秀茜家望所歸了！」

王秀茜裝作沒有聽見，不過，她的情緒激動起來了；她咬着下咀唇。蔣貴美住在王秀茜的鄰近地方，王秀茜的家事是瞞不過她的，王秀茜明白她對自己詆譏的原因，原來蔣貴美傾慕于級會主席彭權宥，而彭權宥和王秀茜十分友好。

下課後，蔣貴美拉了五、六個女同學，吱吱喳喳地扯個不停。她們一邊聆聽，一邊把視線射向王秀茜身上。王秀茜把頭一扭，伏在桌上流淚了。

星期天，王秀茜不去參加野餐會。此後，學校裡的活動，她都盡可能的放棄了；於是，她那稀見的笑容，更加稀見了。

有一天，彭權宥在放學後，關心地問道：

「秀茜，你近來有什麼心事，是嗎？」

王秀茜抬起頭來，勉爲其難的淺笑道：「我很好嘛！——謝謝你，彭同學。」

她雖然推說沒什麼，事實上，她對學校生活上也無法忍受了。因爲她經常在同學們的形色上，覺得許多人在背後對她嗤嗤鼻，輕視她，貶抑

她。那個因素的核心，就是她有一個「不名譽的母親」。

這是王秀茜近來的杞憂，在這時候，她家裡也有一樁事情，在她心底起了一個渦流。

昨夜，王秀茜給一場夢魘驚醒過來，她趕忙從床上跳下來，摸索着把電燈扭亮了。她掃視房間，直到她完全相信房裡沒有那個在她夢中出現的男人之後，她才吁了一口氣，但她的心跳猶未敢止。

她猛然地在自己的額上拍了一掌，房裡清晰地發出「拍」的回響。

她回想着夢中的情景，一個寒慄，便一直通下了她的脊樑。在那個夢境裡，母親竟然像一隻滿懷鬼胎的狐狸，把自己的女兒像羔羊一般的出賣給姓鍾的。姓鍾的涎臉貪饕，母親在一大疊鈔票的利誘之下，竟然要挾女兒就範。

王秀茜的心緒因回想而混淆不寧的當口，門上有敲門聲。王秀茜的心冷縮了一下。

「阿茜，你還沒睡呀？」敲門者說。

王秀茜毫不帶勁的把頭髮往腦後撥了撥，拖着懶散的步履，踱到門邊，兩手垂着，她答道：「我才醒過來。」

「開門吧！我想看看你。」

王秀茜躊躇了一會兒，才打開門。做母親的



巫玉娜閃進來，王秀茜隨即把門關上了。

巫玉娜一坐下來，便限定地注視女兒。王秀茜轉過頭去逃避她眼睛裡的那種表情。

「媽，妳應該回去睡呀！三點十分了。」王秀茜望着檯鐘，說道。

巫玉娜沒有聽取女兒的話。她曾用幽沉的聲調說：「妳就要成爲大人了，我十分心慰！媽是疼愛妳的。我常常想到妳兩歲那年，是多麼柔弱，又是多麼愛哭，我一天到晚除了照顧妳，什麼事情都做不了。……」她微閉着眼睛，追憶地述說。

王秀茜一聽到母親提到「妳就要成爲大人」的時候，她便神經過敏的聯想到許多方面；她付度：「歡場女性，她的人性通常都是麻木而鄙瑣的。母親會是一個陰毒、刻薄、和冷酷的女人嗎？不，不會吧！以過去來說，避去一個污點不談，母親確實是個好母親；她愛護我，無微不至；她關照我，從不拂意。可是，這一切都不能挽回被損傷的自尊心。」

王秀茜凝神地思索着。她根本沒有留意到母親在繼續說些什麼。後來，母親在她肩胛拍了一下。說道：

「阿茜，妳想睡是嗎？」  
「呃，」王秀茜被母親拉回到現實裡。她搖搖頭，照舊保持沉默。

半晌，巫玉娜說：「阿茜，妳說話吧！我知道妳一向厭惡我的生活方式，妳瞧不起母親。我們母女的距離，越來越疏遠了！」她的神情是沮喪的。

「媽，不要說這些吧！」王秀茜歉然地說。

「我知道我的態度是不應該的！」  
「媽不怪妳！媽知道妳的心理。」巫玉娜暗壓着嗓音說。「我只希望，妳能瞭解我的苦心。我是剋夫敗家的虎種，丈夫早死，家庭只靠四十塊錢的房租過活。如果不是生活迫人，誰會走上女人的末路？一個墮落的女人，終生都完了。我

唯一的希望，就是妳有美好的明天，我便熬出頭來了！」

巫玉娜說罷，她的眼皮連闔了幾下，關不住的淚水終於淌下來。王秀茜也傷感了，她憐憫母親，但她更悲自己生命的落拓。

跟着，是一陣難耐的靜默。好久，王秀茜吶吶地問：「媽，姓鍾的，和妳很熟悉嗎？」

王秀茜一說完，便後悔自己扯出這個問話。五天以來，姓鍾的來找巫玉娜三回，每回他和她躲進房裡，嘮叨不休地說着話。男的聲浪不小，王秀茜在鄰房彷彿聽見他說：「什麼條件，我都可以答應妳，我要她的決心是硬定——」巫玉娜低壓着聲音說：「小聲點好不好？」你還不明白我？我愛她比我的生命更重大！」王秀茜屏息靜聽，但後來的話似乎是耳語了。

姓鍾的從房裡出來，王秀茜恰巧從甬道經過。他站定下來，瞪着眼睛將她渾身上下打量了一番。王秀茜三步做兩步的跨入房子，把門緊關了。於是，姓鍾的中年男子，給她投下了一個強烈的印象。

此刻，巫玉娜回答道：「我認識姓鍾的，已經十多年了，我和他的太太很相好。」

接下來，巫玉娜痴然地望着女兒，彷彿是發問：「妳爲甚麼會問起他？」王秀茜垂下頭。母親又幽沉地發言了：

「阿茜，我常常在担心，妳會突然的離開這個家。妳是我的生命，我愛妳勝過愛自己！妳怨恨母親、看輕母親，我都可以不在乎。我唯一需要的，就是我們母女倆永遠住在一起！」

巫玉娜又茫然下淚了。王秀茜想：母親畢竟充滿着母性的血情。剎那間，各種不同的感觸，像輕烟一般地瀰漫于王秀茜的內心。於是，她安慰道：「媽，妳放心！我會慢慢瞭解妳的！」

此後的一些日子裡，巫玉娜的神情更呆滯了，細察起來，還有着哀愁之色。  
一天，王秀茜放學回家。她從巴士裡下來，

便往住家的路子走去。

驀地，從路旁閃出一個人，擋住她的去路。她抬起頭，怔住了：對方竟是姓鍾的。她驚慌的凝望着他，警惕地退後一步。

「王小姐，妳不用害怕，我決不是壞人！」王秀茜整理一下受驚的情緒，喝道：「你是幹什麼的？走開！」

「我請求妳，到附近的茶店裡，我有十分重要的話想告訴妳！」姓鍾的現出誠懇的神態，他的語氣相當溫和。

「姓鍾的，有什麼話在這邊講就好了，我沒有空！」王秀茜發覺這位不惑之年的男人，倒是一派斯文的樣兒，便壯了壯胆，說道。

「我不是姓鍾，這一定是妳母親騙妳的。我也姓王，叫吉雄——其實妳是我的親人！」

王秀茜抱着好奇心，加上在附近的茶室裡談話不會有什麼不安全，所以便答應了。

在茶室裡，王秀茜喝了幾口「好立克」，然後莊重地問道：「王先生，你有什麼指教，就說吧！」

王吉雄呷了大半杯的濃咖啡，沉吟片刻，徐緩地說：「我的口才不好，我只能用平淡的談吐，來講述一個動人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妳！那是十三年前的事，那時，我在柔佛的一個鄉村裡，經營一間雜貨店。不幸得很，那鄉村有匪徒作惡，被列入黑區了，必須移民到新村裡，我的經濟情況，因此便一落千丈了。我的妻子又得了嚴重的肺癆病，我的一個小女兒，便只好交給別人帶養。妻有一個姓巫的朋友，願意幫忙，據說姓巫的丈夫已死，膝下沒有兒女，很喜歡孩子。我們給她每月五十元的養育費。」

「後來，我的妻子病死了，我悲痛得一時忘掉了寄人養育的女兒，等到妻子滿了四十九天，我去找巫的，卻搬到星加坡去了；一點消息也不留下來。姓巫的簡直是拐騙了我的女兒。爲了實現妻子的遺囑，我發誓要把自己的骨肉找回來



；這樣，我才對得起她死去的母親！……」  
王吉雄說到這兒，王秀茜已經領會整個故事的内容了。她做夢也未會想到，王吉雄竟是自己父親！

這時，她仍不太相信那是實事。她用手背按着抖動的咀唇。王吉雄使勁地抓住桌子邊緣，艱難地：「我好不辛苦，才找到巫玉娜。我又高興，又……氣忿：高興的是妳長大了，氣忿的是妳的淪落成爲不名譽的女人，我要帶妳回家，可是，妳的養母什麼條件都不要，只要我的女兒，而且請求我保守秘密。我和她談不到結果，我只好把真象告訴妳！」

王秀茜的耳朵嗡嗡响着，咀巴變成橢圓形。王吉雄愛撫地拍拍她的肩膀，歡悅地說：「秀茜，我的孩子！妳跟父親回去山城吧！……」她忽然「哇」的一聲啼哭起來了。她抱着桌上的書本，發足狂奔出去了。

她將自己關在房裡，把身子拋在床上，悲傷得一顆心如同被扭着扯着一般，因此索性讓自己哭個痛快。她覺得她正在承受人生最大的委曲，世上所有的人都在騙她。

巫玉娜一直在門外，哀聲地叫門；王秀茜不理睬她，後來也啼哭了。

這當兒，王吉雄來了。巫玉娜同他交相責難，不久竟吵起架來了！

王秀茜從房裡跳出來，兩人正在僵持着。她鑽到兩人的中間去，他們立時停手了。王吉雄伸手去拉女兒的臂膀，巫玉娜把他的手推開，她把王秀茜抱在背上。

王吉雄坐在地上喘息。他看見秀茜用袖角，將巫玉娜咀唇邊緣的鼻血抹掉。她倆摟抱在一起，好久好久。王吉雄站起來，掀起咀巴，決然地說：「妳如果一定不肯割愛，我只好交給律師來處理了！」他說罷，緊蹙了眉峯，厭煩地走了。

王秀茜開始被矛盾的痛苦困住了。「離家」本是她一直心急巴巴的想望，可是，母親那哀怨

愁苦的眼神，把她的想望化成了繞指柔情了。  
「如果我離開這裡，母親的精神和感情，豈不是完全崩潰了嗎？」王秀茜不斷地想。「這是一個冷酷的打擊，母親會受不了的。我就這樣永遠歇下來嗎？不能，這是一個醜惡的環境，它已經使我心靈夠受了！……」

這些想法在她腦中，升沉、衝突、糾纏，她仍得不到一個結論來，她病倒了；她發燒、頭痛、眩暈，她常常發出夢囈。

王吉雄和巫玉娜聽見女兒在夢囈中吐露的心語，他們對視無言，跌落於深思的淵藪中。

許久之後，王吉雄放兩聲門，近乎懇求地說：「玉娜，妳還是讓了我吧！妳愛秀茜，我當然也當自己的骨肉，我們的愛反而折磨她。如果再爭執下去，難道真的要鬧上法庭嗎？」

這回，巫玉娜並未聲色俱厲的現出強硬的神態；她一逕沉默，神情頹喪。王吉雄以為對方屈服承允了，便從衣袋裡掏出一張寫上八百元的支票，送到巫玉娜的面前，說：

「這是我給妳的一些酬勞，請妳收下來！」她接了支票，把它放在鞋底下，用腳踩踏着。她啞啞鼻，冷笑道：

「哼，姓王的，你聽好！我巫玉娜如果爲了金錢，秀茜的事早就可以解決了。我一生就是給錢誤了事，難道我現在還希罕這些臭錢？爲了撫育一個孩子，來滿足自己做母親的虛榮心，我甚至把自己出賣了。難道金錢也可以把母女間的愛收買嗎？」她說完，用鞋底磨擦支票，直到支離粉碎爲止。王吉雄愕然地瞪視着。

王秀茜的病，顯然是不輕。王吉雄提議把她送進醫院，巫玉娜沒有異議。

病後王秀茜的身體十分虛弱；巫玉娜的感情跟着脆弱了，她原有的意志不能不動搖。她自卑地想：「一個操賤業的女人，連擁有一個女兒也配不上！」繼而，她想：「就讓我再做一次犧牲吧！我只有一个可憐的願望了：但願秀茜會永遠

記住我！」

巫玉娜終於讓步了。王吉雄滿口答應她：今後秀茜和她繼續保持母女的關係。

巫玉娜說出自己的要求之後，她伸出手掌，痛苦地遮在眼睛上；淚水從指縫間淌下來。

王吉雄受了感動，也深感歉仄！他想，一個風塵女性，也有完整的人性，特別是母性的愛。

秀茜不是她的親生女，她尙且如此。於是，王吉雄原諒她帶走秀茜的事。

王秀茜想透了許多問題，她的情感纖維更細弱沉重起來了。她領受母親對她的深情，她深深地敬愛母親。

離別的早晨，巫玉娜一邊揩拭紅腫的淚眼，一邊給秀茜抹鼻涕，她哽咽地叮嚀：

「阿茜，妳……妳要常常給我寫信！假期要來看我！從今以後，母親空……空……空……只有靠妳的影子來點綴了！……」

王秀茜全身顫抖，她的聲音嘶啞，泣不成聲，只是頻頻地點頭，王吉雄招來的計程車，再次發出催人上車的喇叭聲，王秀茜茫然地說：

「媽，您也上車吧！請您再送我一段路！」

海

天

月

刊

售價每份二角  
全年二元二角  
半年一元二角  
訂閱處：Mr. Khui Chew Fooi  
260, Jalan Tunku Ibrahim,  
Kulim, Kedah.

編排新穎。多姿多采。  
是年青作者的權威刊物

# 咬牙籤的人

黃戈二



十月初的馬來亞的西海岸，雨下得真使人感到煩膩；就是晚間，天也仍然像愛哭的老太婆，不停地掉眼淚。

夜雨中的武吉堅坦崗，默默地對着點點漁火的吡叻河與對岸幽暗的甘榜酒勇。這時山上的堅坦大酒店，只坐着三個顧客——王族武官沙拉夫里雲、已故老王的馬夫三蘇丁和得過蘇丹獎狀的烤沙參能手哈芝哈珊。這三個人都留着馬來人流行的八字短鬍子，外人都以為他們是三兄弟。

這三人的桌上堆着一些落花生和三瓶法國白蘭地酒，幾根烟屁股。他們不知爲了什麼事在爭得臉紅耳赤，也不停地把酒樽往空開搖幌。酒保在旁感到莫名其妙，以前他們並不會這樣，今天似乎有些反常。

通往堅坦大酒店的路有好幾條，有一條是經過山旁稠密的華人的亞答住宅區和膠林的。正當這雨夜，一輛老爺車，正離開住宅區，往堅坦酒店爬着。車子停在堅坦酒店門口，阿相從車子裡出來，右手往背後的白恤衫一拉，從容地走進酒店。

於是這三個人馬上停止剛才的爭論，他們把怒眼瞪住阿相。三蘇丁右手拿着酒瓶，左手撚一撚他的鬍鬚，他正想用酒瓶向阿相的頭打將下去時，阿相急得雙腳一跪，像朝見皇帝似的，趕緊叫道：

「請多隆，有事先慢慢說。」

這當兒，沙拉夫里雲和哈芝哈珊趕緊過來。哈珊拉起阿相說道：

「你這人也太過份了，我老早勸告過你，甘榜裡的人並不全是笨蛋！」

「喂！我們還是坐下談談，不然人家會笑我們種族間不和睦了，小心，這是新生的國家。」沙拉夫里雲說。

阿相這時才鬆了一口氣：「三位拿督都是甘榜裡的首領，請相信我以後會一百巴仙公道對待賣客。」

「我們經過商量，打算給你一點教訓，甘榜裡的人已屢次向我們訴苦，他們說：要是你的買賣還是那麼不公道，我們將組織合作社方式的橡膠店抵制你的生意。」三蘇丁接着說：「除非你痛改前非。」

「我想事情並不嚴重，還是讓我去考慮才來答覆你們。」阿相說着就拿起桌上的牙籤，挑着他的蛆牙。

他回到家裡並沒有把牙籤扔掉，似乎剛才才吃着東西，雖然再過兩個鐘頭他仍然會有一頓豐富的消夜。

他想起三個鬍鬚佬的話，覺得村民肯叫他們來談已是非常大量，若是貿貿然到甘榜去，人多話雜，自己口才又差，事情必然更糟，因此他感

到十分幸運。

但是，他想：這些年來，生活能過得舒服，全靠父親的一句話：做生意要好，時時找機會。他父親的一番苦心已被他實踐了，他要乘着遺訓幹下去；「我不能放過生意機會。」他又回到錢堆裏，幻想着臥在錢堆裡，不願再思考酒店裡的事。

他在蕪路京那給拿督馬士里做「卡把拉」，每月可得膠片九担多，除了撥出二担給膠工，三担多給園主馬士里，他自己還淨得四担左右。韓戰以來，他每月至少有八九百元的收入。

在緊急法令時代，從蕪路京那到江沙一帶是最恐怖的黑區，附近的尤倫新村的村門口，一天廿四小時都有雨衣荷警在站崗，進出的村民都得被他們搜查。阿相的屬下當然不能例外。

不久，尤倫新村的移民官的助手被槍殺，那塊「黑區」陷入更恐怖的地帶了，阿相的工人多數不敢去割膠，於是阿相乘機會叫家人及親戚去代替，每月暗中將膠片載到太平去賣，馬士里每個月來收賬一次，可是收入却一個月比一個月少，問阿相，他總是說：「山頂人常出來，工人不敢去割，膠片當然少了。」

馬士里當然相信，也不敢冒險去巡芭，他知道這些年頭有不少園主會遭受到險惡的威脅，也有不少橡膠樹被砍壞。他覺得這時期的園主真不



易做啊！所以他打算要是收入仍舊不够理想，索性把園地賣了。

阿相的一家及親戚們，除了雨天外，照舊辛勤地去割膠，只有天曉得他們每月的收入。

幾個月過去了，馬士里到新村來收賬。阿相仍舊告訴他：「山頂人又常下來，沒有人敢去割膠。」

「那麼這一個月割多少呢？」

「三担多，你可得兩担多。」阿相說。

「阿拉嗎！才這一點。」馬士里很不快樂。

「拿督，你是知道的，這個年頭誰敢拿性命去換取膠汁呢？」

「唉！怎麼辦，我不久又要陪着弟兄們到麥迦去朝聖，這一筆錢可不少呢！」馬士里感嘆着。

「拿督，你的膠園是紅牙蘭嗎？」

「不是的，三年前一個華人因為急着等錢用，我以每依格一千元的代價買下來，總共花去八十多千。」

「拿督，反正是可出賣的牙蘭，我看不如賣掉！」

「這個時期有誰肯買？」

「拿督，我想法跟你買下來。」阿相試探地問。

「噢！你買它，別開玩笑吧！」馬士里很驚奇。

「不是開玩笑，讓我偷偷的告訴你，我已中了彩票。」

「中彩票？什麼時候中的，我的估價，你這回可變成我的老板了。」

「上個月怡保賽馬，我中了頭獎。我想，你既然不喜歡那園地，不如賣了它。」

「你想賣多少？」阿相接問道。

「九十千，現在樹已大了，我這點虧賣給你。」

阿相想：多便宜的膠園，那園子的膠樹膠汁

多，一個大號杯有時還裝不下那麼多膠汁。

馬士里急着出賣；阿相急於收買，這一筆交易就在半個月後交成了。

這是一件動亂時代的奇蹟，也就是說，混亂給某些人帶來運氣，至少阿相是其中的一個。

馬士里得了錢，他和他的弟兄三人，果然到麥迦去。本來身為馬士里的督工的阿相，現在却做了馬士里八十依格的園主。

你要是認識阿相，你可看見他那矮而肥胖的身材在他後來經營的橡膠店裡，像團橡皮球地跳來跳去。因為財源順利，那橡皮球似的身子也常在江沙各大酒店及高等酒吧跳來跳去。他既愛飲酒，更愛吃沙參，每次最少要吃四十串以上，所以哈理的弟弟芝峇每次來計算「椰籤」時，總樂得笑口常開；但芝峇却發現一件事，每逢計算，都會有一根「椰籤」被折成半截。

原來阿相的牙齒有三十巴仙的蛆牙，牛肉及各種食物的殘餘都會塞在牙縫裡或者深入蛆洞。他在忘記帶牙籤時把那半根椰籤當做牙籤去挑他的爛牙齒。

他阿相本來是吝嗇成名的，但是自從有了八十依格，加上甘榜裡的生意一枝獨秀，他要施展任何法子賺錢總比別人容易的。

你看，他在膠店裡，口咬着牙籤，穿着闊大的短褲子，而且褲袋也是偌大的。他的褲袋藏着一塊沉重的大磁鐵，每當新村的膠工或甘榜裡的馬來人來賣膠時，他就會手眼敏捷地從褲袋裡摸出他的法寶，在取法碼時順手讓磁鐵吸住法碼底下；於是可使賣客的膠量減輕七斤左右。這種手段給他的便宜，若與時間或次數的乘積，是相當可觀的。所以吝嗇的阿相，現在捨得大吃特吃，讓口裡的八九隻蛆牙受盡牙籤的刺着挑着。

每月的十五號是膠店頂忙的時候，阿相仍然著上潤大的褲子站在秤磅檯邊，幹他那一套把戲。回曆新年的前兩天，甘榜的人們正忙着賣膠片，準備金錢過年，阿相也趁機大撈一筆呢！

年關將屆，哈士納將新近割取的三十斤膠片賣給阿相。老婦人哈士納的女婿是信仰回教的華人，他曾替岳母把膠片稱過的，他們當然知道膠片的原來重量；可是經阿相一稱，却說只有廿三斤，她為人情，也為了急用，只好忍痛賣出，回去再把情形告訴盟路阿則士。

盟路路十分生氣，但他並不去責問阿相，他只去對他說：「我請你工作完畢後，在我家住幾天，我會使你對甘榜裡的人們有更深層的瞭解，這對你的事業甚有幫助。」

「過幾天才去好嗎？」他把牙籤咬在嘴角裡。

「你不如說，再過幾天才收買我們甘榜裡的樹膠。」

「甚麼？」阿相很敏感，盟路路請客如此唐突，那不是另有道理才怪呢。

為着生意，他阿相只好接受盟路路的安排，每晚住在他的脚亞答屋，吃馬來人的咖哩飯。

這裡當然不會像怡保自治市那麼熱鬧，單是每夜蟲豸的叫聲、雨蛙的鳴唱也够他感到煩死了。長脚屋下的濕氣，從疏漏的縫隙透入，背部痠痛得幾乎患了風濕症；還有蚊蟲也是怪可惡的。他仍然咬着晚飯後盟路路給他準備的牙籤，躺在樓板上。奇怪得很，這幾晚他似乎都聽見屋後的那一家的小孩哭聲，那種聲音，正如難以忍受肉身某種痛苦似的，而且每當那小孩的聲音由沙啞漸漸寂靜時，他就可以聽見一種挺熟悉的聲音在唱着催眠歌，正像一個瞎眼的哈之在求乞時的哀叫，阿相有點心酸。但，不久這聲音又被那小孩的哭聲遮蓋了。

阿相不能睡，他憑窗看着月光映照下的黑水河——哀呀依淡——他想起這是全村人民食用、洗澡用的水源。不禁地為自己的處境感到安慰，但又為自己的行為感到慚愧。

「難道這些飲着黑水河的水長大的人，他們的血汗不該珍惜嗎？」阿相自言自語，「啊！不

難道這些飲着黑水河的水長大的人，他們的血汗不該珍惜嗎？」阿相自言自語，「啊！不



能，不能，黑水河有一天會澄清的。」

「說：請你把不誠實的血汗還清吧！阿相却猛力地往臉上一打，把蚊子打扁了，然後把沙籠拉高罩在臉上。」

「這一天，他很快就醒了，跨過黑水河上的椰幹橋，再走到屋後去。他看見這屋後的小屋，門還未開，稀疏的樹皮牆壁縫映着豆大的油燈，裡面傳出哭泣聲，聲音很悽慘微弱，他呆立在門外，有幾次他正想唐突地去敲門，但又缺乏勇氣，只好把手縮回。正當他在三心兩意時，盟姑路已立在他的後面，他從阿相剛才的動靜，知道他已找到以前失落的良知。」

「阿相！」盟姑路輕聲喚他，這聲音已使阿相嚇得一跳。

盟姑路去叫門，慢慢地就有人把門開了，她臉上聚滿淚珠，阿相認得這是哈士納，那天她把膠竇了，臉上露出不悅的神情；現在她發生了什麼不幸呢？

「我的兒子死了，我唯一而且最聰明的兒子死了，我也要死了……」哈士納哭腫了雙眼，坐在門檻上。

阿相瞥見她擺在木箱上面的野生芭菜和幾條小鹹魚，馬上把不知甚麼時候咬在嘴角的牙籤狠狠地扔在地上，因為它只能挑出牙縫間的污垢，決不能挑去心板上的污垢。

「相，她的兒子死了，要是前幾天她有五塊錢，她會帶他找陳醫生打針的，但……」盟姑路阿則士沒講下去。

「但，我已害他死了！」他在心裡想着，恐懼而極度的羞恥逼他低下頭，像千萬枚針正在刺着他的心肝。四周圍的樹膠樹的綠掌以及巨大的香蕉葉也掩不了阿相的罪過。

「天哪！饒恕我吧！我該騙這老婦人的七斤膠，那正好值得五塊錢！」阿相自言自語，像患了極嚴重的精神症者一樣，他衝過椰幹小橋；但不久又失足在泥沼裡，他身邊的泥漿上零亂地撒開一撮牙籤。

### (接自第七版)

等了一會，聽不見叫喊聲了，林小丁轉身，發覺僅有的兩個人，都在爭辯些甚麼。停一停，兩個人的說話聲很輕，忽然開女的咕地笑出聲音來。林小丁給這種突而起的快樂聲音嚇了一跳，趕緊躡足走得遠些，站下來還想再走。「這是甚麼意思？剛才在吵在鬧，那麼快又好起來了？像狗一樣！」他向地上啞了口吐沫，摸着下巴想。安妮的幽怨臉色，火鉗的跋扈姿態，老叫他的懦弱表情，一一掠過腦際。還有，那房子裏的囁囁細語，目中無外人的放肆行爲，都叫他心情紊亂。但是他恍惚地明白了一些秘密，老何根本是一個混帳的卑鄙傢伙！靠女人生活的觀音兵！

「真是笑話，我還想要求他扶持一下！」他的好夢剎那間給驚醒了，一肚子不是味道。

廳子裏只剩下一個他。看情形老何一時間不會記起外面有這樣一個老友。他悶得無聊，背着手在廳子裏踱步。廳角躺着一隻白色的手提袋，他掃過一眼，立刻記起什麼上當上當的話。「老何真不是東西！上這裏來的人都不是東西！多髒的地方！」他閉起眼睛考慮一會，突然大步向門外走去。「我不應該留在這裏！」他心裏說。

外面的世界很安靜，夜風吹過帶來清涼的感覺。林小丁深深吸入一口自由的空氣，心神頓覺舒泰了許多。他看看嵌着幾點星星的天幕，逃也似的溜到大路上。他走得很輕快，袋裏兩個銀幣清脆的響，聽去像致遠的鈴聲，在林小丁單調的脚步下升起，冉冉沒入黑夜的盡頭。



# 蕉風月刊

號六二七NDK字准版出

期二四一第

號月八年四六九一

出版者：

蕉風社

電話：五一九六九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承印者：

馬來亞印務公司

電話：五一九六〇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總代理：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二三七三三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零售：每冊馬幣三角

半年馬幣一元七角

全年馬幣三元四角

The Chao Foon

Monthly

August, 1964.

KDN 726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